

聊

齋

誌

異

聊齋誌異卷之三

松齡柳泉甫著

江中

王聖俞南游泊舟江心既寢視月明如練未能寐使童僕為之按摩忽聞舟頂如小兒行踏蘆葦作响遠自舟尾來漸近艙戶慮為盜急起問童曰亦聞之問答間見一伏舟頂上童首窺艙內大愕按劍呼諸僕一舟俱醒言以所見或疑錯悞俄响聲又作羣起四顧渺然無人惟疎星皎月漫江波而已眾望舟中旋見青火如燈狀出水直隨水浮游漸近舟則火頓滅即有黑人驟起屹立水上以手攀舟而行眾譟曰此必物也欲射

之方開弓則遽伏水中不可見矣。問舟人舟人曰此古戰場鬼時出沒其無足怪。

○○○魯晉公女

招遠張子旦性踈狂不羈讀書蕭寺時邑令魯公三韓人有女好獵生適過諸野見其風姿媚秀着錦貂裘騎小驪駒翩然若画歸憶容華極意欽想后聞女暴卒悼嘆欲絕曾以泉遠寄靈寺中即生讀而生敬礼如神明朝必香食必茶每酌而祝曰睹卿半面長繫夢魂不國玉人奄然物化今近在咫尺而遊石河山恨如何也然生有拘束死無禁忌九泉有靈當珥而來慰我傾慕日夜祝之幾半月一夕挑燈夜讀忽舉

首則女子含笑立燈下生驚起致問女曰感君之情不能自已遂不
避私奔之嫌生大喜遂共歡好自此無虛夜謂生曰妾性好弓馬
以射雉殺鹿為快罪孽深重死無歸所如誠心愛妾煩代誦金
剛經一藏數生世世不忘也生敬受教每夜起即柩前捻珠誦
偈值節序欲偕歸女憂足弱不能跋履生請抱負以行女
笑從之如抱嬰兒殊不重累遂以為常考試亦載俱然行
必以夜生將赴秋闈女曰君福薄徒勞馳驅遂聽其言止
積四五年魯罷官貧不能覩將就窆之苦無葬地生乃自陳
某有薄壤近寺願葬女公子魯公喜生又力為營葬魯
德之而莫解其故魯公二人綢繆如平日一夜側倚生懷泪

落如豆曰五年之好。于今別矣。受君恩義。數世不足以酬。生驚
問之曰。蒙惠及泉下人。徑兒藏滿。今得生河北盧戶部家。如不
忘今日。過此十五年。八月十六日。煩一往會。生泣下曰。生三十餘年
矣。又十五年。將就水馬。會將何為。女亦泣曰。願為奴婢。一報少聞
曰。君送妾六七里。此去多荆棘。妾衣長難度。乃抱生項。生送
至通衢。見諸傍車馬一簇。馬上或一人。或二人。車上或三人。四人。十
數人不等。獨一銅車。綉纓朱隱。僅一老媪在焉。見女至。呼曰。
來乎。女應曰。來矣。乃回顧生云。盡此且去。勿忘所言。生諾。女
行近車。媪引手上之。展軔即發。車馬闐咽而去。生悵然而歸。
誌時。日于錄。因思徑兒之數。持誦益虔。夢神人告曰。汝志

良嘉但須要到南海去問南海多遠曰近在方寸地醒而會其肯念切菩提修行倍潔三年后次子明長子政相繼擢高科生雖暴貴而善行不替夜夢青衣人邀去見宮殿中空一人如菩薩狀逆之曰子為善可喜惜無修齡幸得請于上帝矣生伏地稽首喚起賜坐飲以茶味芳如蘭又令童子去使浴于池池水清潔游魚可數入之而溫掬之有荷葉香移時漸入深處失足而陷過涉滅頂驚寤異之由此身益健目益明自捋其鬚白者盡黦落又久之黑者益落面紋亦漸舒至數月後頷无童面宛如十五六時輒魚好遊戲事亦猶童過篩過幅二子輒匡救之未幾夫人以老病卒子

欲為求繼室于朱門。生曰：待吾至河北來，而後娶。屈指已及約期，遂命僕馬至河北訪之。果有盧戶部，先是盧公生一女，生而能言，長益慧美，父母最鍾愛之。貴家委禽，女輒不欲，怪問之，具述生前約。共計其年，大笑曰：痴婢！張即計今年已半百，人事變遷，其骨已朽，縱其尚在，髮童而齒墜矣。女不聽，母見其志不搖，與盧公謀，戒閹人勿通客過，期以絕其望。未幾，生至，閹人拒之，退返旅舍，悵悵無所為計。聞遊郊郭，因循而暗訪之。女謂生負約，涕不食，母言渠不來，必已殂謝，即不然，皆盟之罪，亦不在汝。女不語，但終日目盧，患之亦思一見生之為人，乃托游教，遇生于野，視之少

年也。評之班荆畧談甚個儻。公喜邀至其家。方將柁問。盧即遽起。屬
客暫獨望。匆入內告女。女喜自力起。窺審其狀不符。零涕而返。怨數罔
公。力白其是女。無言。但泣不止。公出。意緒懊喪。對客殊不款曲。生問
貴族有為戶部者。予公漫應之。首他顧。似不屬客。生覺其慢。辭出。
女啼數日而卒。生夜夢女來。曰。下顧者果君耶。年貌殊異。觀由遂致
違隔。妾已憂憤死。煩向土地祠。速招我魂。可得活。遲則無及矣。既醒。
急探盧氏之門。果有女亡三日矣。生大慟。進而弔諸其室。已而以夢告
盧。盧從其言。招魂而歸。啟其衾。撫其尸。呼而祝之。俄聞啖中咯。有聲。
忽見未櫻乍起。墜痰塊如冰。扶移榻上。漸復吟呻。盧公悅。肅客出。置
酒宴會。細展官闕。知其巨家。益喜。擇吉成禮。居半月。携女而歸。盧

送至家半年乃去。夫婦居室儼如耦。不知者多誤以子婦為姑
嫗者焉。盧公適年卒。子最幼。為豪強所中傷。家產幾盡。生迎
養之。遂家焉。

○道士

韓生吾家也。好客。同村徐氏常飲于其座。會宴集。有道士托鉢門
上。家人投錢及粟。皆不受。亦不去。家人怒。歸不顧。韓聞擊剝之戲。
甚久。詢之。家人以情告。言未已。道士竟入。韓招之坐。道士向主客皆
一舉手。即望畧致研詰。始知其初居村東破廟中。韓曰。何日棲鶴
東觀。竟不聞知。殊缺地主之禮。荅曰。野人新至。無文遊。聞居士揮
霍。深願求飲焉。韓命奉觴。道士能豪飲。徐見其衣服垢敝。

頗淹蹇。不甚為礼。韓亦海客過之。道士傾飲二十餘杯。乃辭而去。自是每宴會。道士輒至。遇食則食。遇飲則飲。韓亦稍厭其頻飲。次徐朔之曰。道長日為客。寧不一作主。道士笑曰。道人相居士等。惟獲肩承一喙耳。徐慚不能對。道士告。雖然。道人懷誠久矣。會當竭力作杯水之酌。飲畢。囑曰。望于幸賜光寵。次日相邀同住。疑其不設行本。道士已候于途。且語且步。已至寺門。入門則院落一新。連閣雲蔓。大奇之。曰。久不至。創建何時。道士荅。竣工未久。比入其室。陳設華麗。世家所無。二人肅然起敬。甫坐。行酒下食。皆二八孩童。錦衣朱履。酒饌芳美。餽極豐渥。飯已。另有小進。珍果多不可名。貯以水。

晶玉石之器。光焰几榻。酌以玻璃盞。圍尺許。道士曰。喚石家姊妹來。童去少時。二美人入。一細長。一弱柳。一身短。齒晁稚。媚曼。雙絕。道士即使歌。以侑酒。少者拍板而歌。長者和以洞簫。其步清細。既闌。道士懸爵促酌。又命偏酌。顧問。美人久不舞。尚能之否。遂有僮僕。展羅瑜於筵下。西女對舞。長衣亂拂。香塵四散。舞罷。斜倚画屏。二人心曠神飛。不覺醺醉。道士亦不顧客。舉杯飲盡。起謂客曰。姑煩自酌。我稍憇。即復來。即去。南屋壁下。設一螺鈿之床。女子為施錦褥。扶道士臥。道士乃曳長者共寢。命少者坐床下。為之爬搔。二人睹此狀。頗不平。徐乃大呼。道士不得無礼。往將梳。

之道士急起而遁。見少女猶立床下。乘醉拉向北榻。公然權臥。視床上美人尚眠。繡榻顧韓曰。君何太迂。韓乃遂登南榻。故與狎褻。而美人睡去。榻之不轉。因抱與俱寢。天明酒夢俱醒。懷中冷物冰人。視之則抱長石臥青堦下。急徐禮上。尚未醒。見其枕遺屏之右。酣寢敗廁中。蹙起。互相駭異。四顧則一庭荒草。西間破屋而已。

○○○胡氏

直隸有巨冢。欲延師。忽一秀才踵門自薦。主人延之。詞語闊爽。遂相知悅。秀才自言胡氏。遂納贄館之。胡課業良勤。淹洽非下士等。然時出遊。輒昏夜始歸。局閉依然。不聞款

叩而已在室中矣。遂相驚以狐。然察胡意固不惡。優重之。不以怪異。廢禮。討知有主人有女。求為姻好。屢示意。主人徧不鮮。一日胡假而去。次日有客來謁。繫黑帶于門。主人逆而入。年辛十餘。衣履鮮潔。意甚恬雅。既望自達。始知為胡氏作冰。主人嘿然良久曰。僕與胡先生交已莫逆。何必婚姻。且息女已許。字英。煩代謝先生。客曰。確知今媛待聘。何拒之深。再三言之。而主人不可。客有慙色曰。胡亦世族。何遽不如先生。主人直告曰。實無他意。但惡非其類耳。客聞之怒。主人亦怒。相侵益亟。客起。扞主人。主人命家人杖逐之。客乃遁。遺其駟。視之毛黑色。批耳。修尾。大物也。牽之不動。驅之則隨手而蹶。噉之則草蟲耳。主人

以其言急，知必相伏，戒備之。次日果有孤兵大至，或騎或步，或戈或
弩，馬嘶人沸，聲勢涵汹。主人不敢出，孤教言火屋，主人益惧。有
健者率家人謀出，飛石施箭，而相冲擊，互有曳傷。孤漸靡，
終上引去，遺刀地上，亮如霜雪，近拾之，則高粱葉也。眾大曰：
技止此耳，然恐其復至，益備之。明日眾方聚語，忽一巨人自天而
降，高丈餘，身橫數尺，揮大刀如門，逆人而殺，羣搦矢石亂擊之。
顛踣而斃，則芻靈耳。眾益易之。孤三日不復來，眾亦少懈。主
人適登廁，俄見孤兵張弓挾矢而至，亂射之，集矢于脛，大惧，急
喊眾奔，闚孤方去，拔矢視之，皆蒿梗。如此月餘，去來不常，雖不
甚害，而日上戒戾，主人患苦之。一日胡生率眾至，主人身出，胡望

見避于衆中。主人呼之，不得已乃出。主人曰：僕自謂無失礼于先生，何故興我羣狐欲射？胡止之。主人近極其手，邀入故齋，置酒相款。從容曰：先生達人，當相見諒。以我情好，寧不樂附婚媾。但先生車馬宮室，多不與人同。孫女相從，即先生當知其不可。且諺云：瓜果之生，摘者不適于口。先生何取焉？胡大慚。主人曰：無傷，舊好故在。如不以塵濁見棄，在門墻之幼子，年十五矣。願得坦腹床下，不知有相若者否？胡喜曰：僕有弱妹，少字一歲，頗不陋。方以奉箕帚如何？主人起拜胡，答拜。于是酌酢甚歡。前卻俱忘命羅酒漿，徧攜從者上下歡慰。乃詳問居里，將以奠雁。胡辭之。日暮，繼燭，醺醉乃去。由是遂安年。

餘胡不至，或疑其約安，而主人堅待之。又半年，胡忽至，既道，溫涼已乃曰：「妹子長成矣，請卜良辰，遣事翁姑。」主人喜，即同定期而去。至夜果有輿馬，送新婦至，奩妝豐盛，設室中，幾滿。新婦見姑，璋溫與常，主人大喜。胡生一弟來，送女，談吐俱夙雅，又善飲。天明乃去。新婦且能預知年豐凶，故謀生之計，皆取則焉。胡生兄弟以及胡媪，時來望女人，皆見之。

戲術

有桶戲者，桶可容升，無底中空，亦如俗戲。人以三席置街，上持一升入桶中，旋出，即有白米滿升，傾注席上。又取又傾，頃刻兩席皆滿。然後一量入，畢而舉之，猶空桶，奇在多也。

利津李見田在額鎮間遊閻場欲市巨甕而陶人爭直不成而卒至夜室中未出者六十餘甕啟視一空陶人大驚疑李踵門求之李謝不知固哀之乃曰我代汝出室一甕不損在魁星樓下非典如言往視果一俱在樓在鎮之南山去場三里餘傭工運之三日乃盡

閻羅

萊蕪秀才李甲之性直諒不阿每數日輒死去儼然如尸三四日始醒或問所見則隱秘不洩時邑有張主者亦數日一死語人曰李甲之閻羅也余至陰司亦其屬曹其門殿對朕俱能述之或問李昨赴陰司何事張曰不能其述

惟提勳曹恭答二十

異史氏曰阿瞞一案想更數中閻羅矣畜道劍山種具
在宜得何罪不勞挹取乃數千年不決何也豈以臨刑之
囚快于連割故使之求死不得也異已

王阮亭云中州有生而為河神者曰黃大王鬼神以生人
為之理不可曉

馬僧

濟南一僧不知何許人赤足衣白被日于芙蓉明湖諸館誦經
抄募而以酒食錢粟皆帶受叩所需又不答終日未嘗見其
餐飯或勸之曰師既不茹葷酒當募山村僻巷中何日往

來於糴粥之場。僧合眸誦誦。眼毛長指許。若不聞。少選又語之。僧遽張目厲聲曰。要如此化。又誦不已。久之自出而去。或從其后面詰其必如此之故。走不應。叩之數四。又厲聲曰。非汝所知。老僧要如此化。積數日。忽出南城。卧道側如僵。三日不動。居民恐其餓死。貽累近郭。因集勅他徒欲餒之。欲錢之。僧冥然不動。羣搖而語之。僧怒。于袖中出短刀。自剖其腹。以手入內。理腸于道。而氣隨絕。衆駭告郡。葉莖之異。日為人所穴。席見踏之。似空。發視之。席封如故。猶空爾然。

。伏狐

太史某為狐所魅。病瘡符禳既窮。乃乞假歸。異可逃避。

太史行而狐從之。大惧無所爲謀。一日止于涿門外。有鈴醫自言能伏狐。太史延之入。投以藥。則房中掛也。促令服訖。入與狐交。銳不可當。狐辟易。哀而求罷。不聽。進益勇。狐展轉營脫。苦不得去。移時無聲。視之。現狐形而斃矣。

昔余鄉某生者。素有娶妻之目。自言生平未得一快意。夜宿狐館。四無鄰。忽有奔女。靡未啟而已入。心知其狐。亦欣然樂就。狎之。衿襦甫解。貫草直入。狐驚痛啼。声咬然。如鷹脫韝。穿窬而出。去。某猶望窬外。作狎暱声。哀喚之。冀其復回而已。寐然矣。此真討狐之猛將也。宜榜門驅狐。可以爲業。

○蘓仙

高公明園。知郴州時。有民女蘓氏。浣衣于河。上有巨石。女
踏其上。有苔一縷。綠滑可愛。浮水漾動。遠石三面。女視之心動。
既歸而娠。腹漸大。母私詰之。女以情告。母不能解。數月竟奉一
子。欲寘隘巷。女不忍也。藏諸積而養之。遂矢志不嫁。以明其
不二也。然不夫而孕。終以為羞。兒至七歲。未嘗出。見人。兒忽謂
母曰。兒漸長。出禁。何可長也。去之不為母累。問所之。曰。我非人種。行
將騰霄。昂壑耳。女泣詢歸期。答曰。待母屬纊。兒始來。去後
倘有所需。可啟。戒兒積。索之。必能如願。言已。拜母竟去。出而望之
已杳矣。女吉母。上大吉音之。女堅守旧志。與母相依。而家益落。偶

缺晨炊，仰屋無計，忽憶兒言，往啟積，果得米，賴以舉火。是
有求輒應，逾三年，母病卒，一切葬具，皆取給于積。既葬，女獨
居三十年，未嘗窺戶。一日，鄰婦乞火者，見其兀坐空閨，語移時
始去。居無何，忽見彩雲繞女舍，亭如蓋，中有一人，盛服立，審
視則蕙女也。迴翔久之，漸高不見。鄰人共疑之，窺諸其室，見
女靚粧凝坐，氣則已絕。衆以其無歸，議為殮殮。忽一少年
入，丰姿俊偉，向衆申謝，鄰人向亦竊知女有子，故不之疑。少年
出金藏，母植二乖于墓，乃別而去。數步之外，足下生雲，不可復
見。后桃結實甘芳，居人謂之蕙仙桃樹。年上華茂，更不衰
朽，官是地者，每携實以餽親友。

李伯言

李生伯言，沂水人，抗直有肝胆，忽暴病，家人進藥，却之曰：「吾病非藥餌可療，陰司閻羅欲吾暫攝其家耳，死勿埋我，宜待之。」是日果死，駒從導去，入一宮殿，進冕服，隸胥祇候甚肅，案上簿書叢沓，一宗江南某，稽生平所私良家女十二人，鞠之，佐証不誣，按冥律宜炮烙，堂下有銅柱，高八九尺，圍可二抱，空其中而熾炭焉，表裡通赤，羣鬼以鐵蒺藜，趨驅便登，手移足盤而上，甫至頂，則烟氣飛騰，崩然一响如爆竹，人乃墮，團伏移時，始復蘇，又捷之，爆墮如前，三墮則匝地如烟而散，不復能成形矣，又一起為同邑王某，被婢父訟盜，占生女，王即

生姻家。先是一人賣婢。王知其所來非道。而利其直。廉遂購之。
至是王暴卒。越日其友周生過于途。知為鬼。奔避齋中。王亦
從入。周惧而祝問所欲為。王曰。煩作見証于冥司耳。驚問何事。
曰。余婢寔價購之。今被誤控。此事君親見之。惟借李諾一言。無
他說也。周固拒之。王出口。恐不由君耳。未幾周果死。同赴閻羅。
質審。李見王。隱存左袒意。忽見殿上火生。酸燒梁棟。李大
駭。側足立。吏急道曰。陰曹不與人世等。一念之私。不可容。急消
他念。則火自熄。李斂神竊慮。火頓滅。已而鞠狀。王與婢父及後
相苦。問周。曰。寔對王以故。犯論咎。上訖。遣人俱送。回生。周
與王皆三日而甦。李視事畢。輿馬而返。中途見潮頭。斷足者。

數百輩伏地哀鳴。停車研詰，則異鄉之鬼，思踐故土，恐闕隘阻，隔乞求路引。李曰：余攝任三日，已解任矣，何能為力。衆曰：南村胡生，將建道場，代爲可致。李諾之。至家，驛役都去。李乃甦。胡生字羽心，與李善。聞李再生，便詣探省。李遷向清醮何時。胡評曰：兵燹之後，妻孥瓦全，向與室人作此願心，未向人道也。何知之。李具以告。胡嘆曰：閨房一語，遂播幽冥，可懼哉。乃敬諾而去。次日，如王所。王猶憊卧，見李肅然起，敬申謝。佑庇。李曰：法律不能寬假。今幸無恙乎。王云：已無他症，但管轄濃漬耳。又二十餘日始痊，脣肉腐落，癩痕如杖者。

異史氏曰。陰司之刑。憐于陽世。責亦苛于陽世。然閻說不行。則受殘酷者不怨也。誰謂直白無天日。哉。策恨無火燒。臨民之堂。解耳。

○○○黃九郎

何師參。字子蕭。齋于茗溪之東門。臨曠野。薄暮偶出。婦人跨驢來。少年從其后。婦約五十許。意越清越。轉視少年。上可十五六。丰采過于姝麗。何生素有斷袖之癖。睹之神出于舍。翘足目送。影滅方歸。次日早伺之。落日冥濛。少年始過。生曲意承迎。笑問所來。答以外祖家。生請過。齋少憩。辭以不暇。固曳之。乃入。略坐。與辭。堅不可挽。生挽手送之。殷囑便道。

相遇少年唯而去。生由是凝思如渴。往來耽注。足無停趾。一日却半規。少年歛至。大喜。要入命館。童行酒。問其姓字。荅曰。黃姓。第九童子無字。問過往何頻。曰。家慈在外祖家。常多病。故數者之。酒數行。欲辭去。生掉臂遮面。下管鑰。九即無如何。頰頰復坐。挑燈共語。溫若處子。而詞涉游戲。便舍羞面向壁。未幾引與同衾。九即不許。堅以睡惡為辭。強之再三。乃解上下衣。着袴卧床上。何滅燭。少時移與同枕。曲肘加髀。而狎抱之。苦未私暱。九即怒曰。君風雅士。故與流連。乃此之為。是禽處而獸愛之也。未幾晨星熒々。九即寢去。生恐其遽絕。復伺之。蹀躞凝睇。目窅北斗。過數日。九即始至。喜逆謝過。強曳

入齋，促望笑語，竊幸其不念旧惡，無何解屣登床，又撫哀之，九
即曰：纏綿之意，已鏤肺腑，然親愛何必在此，生甘言糾繆，但求
一親玉肌，九即從之，生俟其睡寐，潛就輕薄，九即醒，攬衣遽起，
乘夜遁去，生邑邑，若有所失，忘毀廢枕，日漸委悴，惟可使齋童運
偵焉，一日九即過門，即欲運去，童亭衣入之，見生清癯，大駭慰問，
生寔告以情，泪落，隨聲零落，九即細語曰：區區之意，實以相愛，無
益于弟，而有害于兄，故不為也。君既樂之，僕何惜焉。生大悅，九即去，
后病頓減，數日平復，九即果至，遂相繼，曰：今免承君意，幸勿以
此為常，既而曰：欲有所求，肯為力乎？問之，答曰：母惡心痛，惟大醫，
齊野王先天丹可療，君与善，當能求之，生諾之，臨去又囑生入

城求藥及暮付之。九郎喜，上手稱謝，又強與合。九郎曰：勿相糾纏，謹為君圖一佳。勝第萬。生問誰。九郎曰：有表妹，美無倫，倘能重意，當報柯斧。生微笑不答。九郎懷藥便去。三日乃來，復求藥。生恨其遲，詞多諛讓。九郎曰：本不忍禍君，故踈之。既不蒙見諒，請勿悔焉。由是遂會無虛夕。九三日，必以一乞藥。齊怪其頻，曰：此藥未有過三服者，胡久不瘳。因累三劑，並受之。又顧生曰：君神色黯然而病，予曰：無脈之驚，為曰：君有鬼脈，病在少陰，不自慎者殆矣。婦語九郎，九郎嘆曰：良醫也。我實孤，久恐不為君福。生疑其誑，藏其藥，不以盡予。慮其弗至也，居無何，果病延。齊診視曰：晷不寔言，今鬼氣已遊墟莽，泰緩何能為。九

即日奏省侍曰不聽吾言果至于此生尋死九郎痛哭而去先是
邑有某太史少与生共筆硯十七歲擢翰林時秦藩貪暴而賂
通朝士無有言者公抗疏劾其惡以越俎免藩陞是省中五日
伺公隙公少有英稱曾邀叛王青睞因購得旧所往來札骨公
公惧自徑夫人亦投環死公越宿忽醒曰我何子荆也詰之所言皆
何家事方悟其借軀逐魂留之不可出奔旧舍撫疑其詐必欲排
陷之使人索千金于公上偽諾而憂河欲絕忽通九郎至喜共語言
悲歡交集既歆復狎九郎曰君有三命焉公曰余恠生芳不如
死逸因訴寃苦九郎悠憂以思少間曰幸復生聚君曠無偶前
言表妹慧麗多謀必能分憂公欲一見顏色曰不難明日將

取伴老母。此道所經。君偽為弟也。兄者。我假渴而求飲焉。君曰。驢子。此則諾也。計已而別。明日。停午。九郎果從。女郎徑門外。過拱手絮語。略睨女郎。娥眉秀曼。誠仙人也。九郎索茶。公請入飲。九郎曰。三妹勿訝。此兄盟好。不妨少休。止扶之而下。繫驢于門而入。公自起瀟茗。因目九郎曰。君前言不足以盡。今得死所矣。女似悟其言之為己者。離榻起立。嚶嚶而言曰。去休。公外顧曰。驢子。其此九郎。火急馳出。公擁女求合。女顏色紫變。寤若囚拘。大呼九兄。不應曰。君自有婦。何喪人廉恥也。公自陳無室。女曰。能天山河。勿令秋扇見捐。則惟命是聽。公乃誓以皦日。女不復拒事。已。九郎至。女色然怒讓之。九郎曰。此何子蕭昔之名士。今之太史。与兄。

最善其人可依。即聞諸妗氏當不相見罪。日向晚公邀遮不聽去。
女恐姑母駭怪。九郎親身自任跨馱。送之居數日。有婦携婢過。
四十年許。神情意致。雅似三娘。公呼女出窺。果母也。瞥睹女。怪問。
何得在此。女漸不能對。公邀入拜。而告之母。笑曰。九郎稚氣。胡再。
不謀。女自入厨下。設食供母。食已乃去。公得原偶。頗快心期。而惡猪。
繫懷。恒覺有憂色。女問之。公緬述顛末。女笑曰。此九兄一入可。得。
解。君何真友。公詰其故。女曰。聞樵公游。言敬而比頑童。此皆九兄所長。
也。按所好而獻之。怨可消。仇亦可復。公慮九郎不肯。女曰。但請哀之。
越日。公見九郎來。肘行而逆之。九郎驚曰。兩世之交。但可自效。
頂踵。所不敢惜。何忽作此態。向人。公具以謀告。九郎有難色。

女曰妻失身于郎。誰實為之。脫令中途虧喪。焉置妾也。九郎不得已。諾之。公族與謀。馳書與所善之王太史。而致九郎焉。王會其意。大設招撫。公飲命九郎飾女郎。作天魔舞。窈窕美女。撫惑之。亟請于王。欲以重金購九郎。惟恐不得當。王故沉思。以難之。遲之又久。始將公命以進。撫喜。前卻頓釋。自得九郎。動息不相離。侍妾十餘。視同塵土。九郎飲食供具如王者。賜金萬計。半年撫公病。九郎知其去冥殆近也。遂釐金帛。假歸公家。既而撫公薨。九郎出貲。起屋置菴。畜婢僕。母子及姪并家。為九郎出興。馬甚都。人不知其孤也。余有笑判并志之。

男女居室。為夫婦之大倫。燥濕通。乃陰陽之正氣。迎風待月。尚有蕩檢之訊。斷袖分飛。難免掩鼻之醜。人必分。鳥道乃敢。生開洞。非龍源。漁篙寧。誣誤入。今未從下流而忘返。舍正路。而不由。雲雨未興。輒爾上下其手。陰陽反背。居然表裡。為奸。華池置無用之鄉。謬說老僧入定。蚩洞乃不毛之地。遂使眇帥稱戈。繫赤兔于轅門。如將射戟。標大弓于國庫。直欲斬關。或是監內黃鯨。訪和文于昨夜。分明王家朱李。索鑽報于來生。彼黑松林戎馬。頃來。固相安矣。設黃龍府潮水。忽至。何以禦之。宜斷其鑽刺之根。並塞送迎之路。

金陵女子

沂水居民趙某以故自城中歸見女子白衣哭路側甚哀晚之美悅之凝注不去女垂涕曰夫也路不行而顧我趙曰我以曠野無人而子哭之慟寔愴于心女曰夫死無路是以哀耳趙勸其復擇良匹曰渺此一身其何能擇如其所托勝之可也趙忻然自薦女從之趙以去家遠將覓代步女曰無庸乃先行飄若仙奔至家搃井曰甚勤積二年餘年謂趙曰感君慈仁猥相從忽已三年今宜且去趙曰曩言無家今焉往曰彼時慢為是言耳何得無家身父貨葉金陵倘欲再晤可載葉往可助資斧趙經營為贊輿馬女辭之出門遂去追之不及瞬息遂

香居久之頗涉懷想因市藥詣金陵寄貨旅邸訪諸衢市忽
藥肆一翁望見曰婿至矣延之入女方浣裳庭中見之不言亦不
笑浣不輟趙啣恨遽出翁又曳之返女不顧如初翁命治其作飯
謀厚贈之女止之曰渠福薄多時不任宜少慰其苦辛再掄
子數賢方与之便吃著不盡夫翁問所載藥女云已售之矣
直在此前乃出方付金送趙歸試其方有奇驗沂水尚有能知
其方者以蒜臼接草管雨水洗瘕贅其方之一也良效

王沈亭云女子大哭凡

湯公

湯公名聘辛丑進士抱病彌留忽覺下部熱氣漸升而上至

收則足死。至腹則股又死。至心之死最難。九自童稚以及瑣屑
久忘之事。都隨心血來。一朝過。如一善。則心中清淨寧帖。一惡。則
熾懷煩燥。似油沸鼎中。其難堪之狀。口不能肖。似之猶憶。七八
歲時。曾探雀雛而斃之。只此一事。心頭熱血潮湧。食頃方過。直
待平生所為。一潮盡。乃覺熱氣倏然穿喉入腦。自頂顛
出騰上如炊踰數十刻期。魂乃離竅。忘軀殼矣。而涕之無歸。漂
泊如蹈閻。一巨人來。高丈盈尋。撮拾之。納諸袖中。入袖則疊疊
股。其人甚夥。薄脰悶氣。殆不可過。公頓思。惟佛能解厄。因宣稱號。
逸三四聲。飄隨袖外。巨人復納之。三袖三墜。巨人乃去之。公獨立惶惶。
未知何往之善。憶佛在西。乃遂西。無何見諸側。一僧趺坐。趨拜問。

遠僧曰。凡孝生死錄。文昌及孔聖司之。必兩處銷名。乃可他通公問。其居。僧示以途。奔赴無幾。至聖廟。見宣聖南面坐。拜禱如前。宣聖言。名籍之落。仍得帝君。因指以笏。公又趨之。見一殿閣如王者居。俯身入。果有神人如世所傳帝君像。伏祝之。帝君掩名曰。汝心誠正。宜復有生理。但皮囊腐矣。非菩薩莫能為。因指示。令急往。公從其教。俄見茂林修竹。殿宇華好。入見螺髻莊嚴。金容滿月。瓶浸楊柳。翠碧重烟。公肅然稽首。拜述帝君言。菩薩雖之。公哀禱不已。傍有尊者白言。菩薩施大法力。撮土可以為肉。折柳可以為骨。菩薩即如所請。手斷柳枝。傾瓶中水。合淨土為泥。拍附公體。使童子携。送靈所。推而合之。棺中呻動。霍然病已家。

人駭然集扶而出之計氣絕已徃七矣。

○○連瑣

楊子畏移居泗水之濱齋臨曠野牆外多古墓夜聞白楊蕭
聲如濤湧夜闌秉燭方復悽斷忽牆外有人吟曰玄夜淒風却
倒吹流螢惹艸復沾帷反復吟誦其聲哀楚聽之細婉似享
疑之明日視牆外並無人跡惟有紫帶一條遺荆棘中拾歸置諸
窗上向夜三更許又吟如昨楊移杙登望吟頻輟悟其為鬼然心
慕之次夜伏伺牆頭三更向盡有女子珊珊自艸中出手扶小樹低首
哀吟楊微噉女忽入荒艸而沒楊由是伺諸墻下聽其吟畢乃
隔壁而續之曰幽情苦緒何人見翠袖單寒月上時久之寂然

楊乃入室方望忽見麗者自外來歛衽曰君子固風雅士妾乃多
所畏避楊喜拉望瘦怯疑寒若不勝衣問何居里久寄此間答
曰妾隴西人隨父流寓十七暴疾沮謝今二十餘年矣九泉荒
野孤寂如鷲鳥所吟乃妾自作以寄幽恨者思久不屬蒙君
續權生泉壤楊欲與歡感然曰夜台朽骨不比生人如有此情
促令壽數妾不忍禍君子也楊乃止戲以手探鼻則鷄頭之內
依然處子又欲視其裙下隻鈎女俯首笑曰狂生太囉哩矣楊
把玩之則見月色錦襪約綵線一縷更視其一則紫帶繫之問
何不俱帶曰昨宵畏君而避不知遺落何所楊曰為卿易之
遂即忘上取以授女已驚問何來因以實告女乃去綫束帶

既翻桌上書，忽見連昌宮詞，慨然曰：妾生時最愛讀此，今視之，殆如夢寐。與談詩文，慧黠可愛，剪燭西窗，如得良友。自此每夜但聞微吟，少頃即至，輟喟曰：君秘勿宣，妾少胆怯，恐有惡客見侵。楊諾之，兩人惟同煮水，雖不至亂，而閨中，誠有甚于畫眉者。女每於燈下為楊寫書，字態端媚，又自選宮詞百首，錄頌之，使楊治棋枰，購琵琶，每夜教楊手談，不則挑弄絃索，作蕉窓零雨之曲，酸入胸臆，楊不忍卒聽，則為曉苑鶯聲之調，頓覺心懷暢適。挑燈作劇，樂輒忘曉，視窗上有曙色，則張皇遁去。一日薛生造訪，值楊晝寢，視其室，琵琶棋枰具在，知非所善，又翻書得宮詞，見字跡端好，蓋疑之，楊醒

薛問戲具何來。荅欲學之。又問詩卷托以假諸友人。薛反復檢
玩。見最後一葉細字一行云。某月日連瑣書。笑曰。此是女郎小字。何
相欺之甚。楊大窘。不能置詞。薛詰之益苦。楊不以告。薛寒杖楊。
益窘。遂告之。薛求一見。楊因述所爲。薛仰慕殷切。楊不得已。諾
之夜。分女主爲致意焉。女怒曰。所言伊何乃已。喋喋向人。楊以實情自
白。女曰。與君緣盡矣。楊百詞慰解。終不惟起。而別去。曰。妾暫
避之。明日薛來。楊代致其不可。薛疑支托。暮與窗友二人來。避
而不去。故抗之。恒終夜譁。大爲楊主白眼。而無如何。衆見數夜杳然。
浸有去志。喧聲漸息。忽聞吟聲。共聽之。凄婉欲絕。薛方傾耳。神
注。內一瓦生。王某。掘巨石投之。大呼曰。作態不見客。豈得好句。嗚呼。

剛使人呵損吟頓止衆甚怒之楊恚憤見于詞色次日始共別去
楊獨宿空齋異女復來而殊無影踰二日女忽至泣曰君致
惡賓兒嚇煞妾楊謝過不遑女遽出曰妾固謂緣分盡也
從此別矣挽之已激由是月餘更不復至楊思之形銷骨盡
可追挽一夕方獨酌忽女子褰幃入楊喜極曰卿見宥耶女
涕重膺默不言亟問之欲言復忍曰負氣去又急而求人
難免愧怨楊再三研詰乃曰不知何處來一齷齪隸逼充賸
妾願念清白齋豈屈身輿臺之鬼然一錢弱質烏能抗拒
君如齒妾在琴瑟之數必不聽自為生活楊大怒憤將致死
但慮人鬼殊途不能為力女曰來夜早眠妾邀君夢中耳于

是復共傾談，望以遠曙。女臨去，囑勿晝眠。雷侍夜約，楊諾之。因于午後薄飲，乘暝登榻，蒙衣偃卧。忽見女來，授以佩刀，引手去。至一院宇，方闔門語，聞有人拮石搥門。女驚，曰：「伏人至矣。」楊啟戶，驟出，見一人赤帽青衣，蜩毛述喙，怒吐之，隸橫目相仇。言詞兇謾，楊大怒，奔之，隸投石以投，驟如急雨，中楊腕，不能握刃。方危急所，遙見一人腰矢野射，審視之，王生也。大號乞救，王生張弓，急至，射之，中股，再射之，殪。楊喜感，謝王，問故，具告之。王自喜前罪可贖，遂與共入女室。女戰惕，羞縮，遙立，不作一語。案上有小刀，長僅尺餘，而裝以金玉，出諸匣，光芒鑑影，王嘆贊，不釋手。與楊畧語，見女慚，俱可憐，乃出分手去。楊亦自歸，越牆而仆，於是驚為寤，聽村鷄。

已亂鳴夫覺腕中痛甚。眈而視之。則皮肉赤腫。停時。王生來。便言
夜夢之奇。楊曰。未夢射名。王恠其先。知楊出手。示之。其告以故。王
憶夢中顏色。恨不真見。自幸有功于女。復請先容。夜間女來稱
謝。楊歸。功王生。遂達誠懇。女曰。將伯之助。豈我不散。然彼料。妾
實畏之。既而曰。彼愛妾佩刀。寔妾父。出使粵中。百金購之。妾
愛而有之。纏以金線。緝以明珠。大人憐妾天亡。用以殉葬。今願割
愛相贈。見刀如見妾也。次日楊致此意。王大悅。至夜女果携刀來
曰。屬伊珍重。此非中華物也。由是往來如初。積數月。忽于燈下笑
而向楊。似有所語。面紅而止者三。生抱問之。答曰。父蒙眷愛。妾受生
人氣。日食烟火。白骨頓有生意。但須主人精血。可以復活。楊咲曰。

卿自不肯，豈我故惜之？女去，交接后，君必有念，餘日大病，然藥之可愈，遂與為歡，既而着衣起，又曰：尚須生血一點，能拚痛以相愛乎？楊取利刃刺臂，出血，女即榻上，便滴臍中，乃起曰：妾不采矣。君記取百日之期，視妻墳，前有青鳥鳴于樹頭，即速發塚。楊謹受教，出門，又囑曰：慎記勿忘，遲速皆不可。乃去。越十餘日，楊果病腹脹欲死，醫師投藥，下惡物如泥，浹辰而愈。計善日，使家僮插以待，日既夕，果見青鳥雙鳴，楊喜曰：可矣。乃斬荆發塚，見棺木已朽，而女貌如生，摩之微溫，蒙衣舁歸，置煖處，氣息已然，細于屬絲，漸進湯醪，半夜而蘇。每謂楊曰：二十餘年如一夢耳。

王阮亭曰：結盡而不盡，甚妙。

○單道士

韓公子，邑世家，有單道士，工作劊。公子愛其術，以為座上客。單
与人行望，輒忽不見。公子欲傳其法，單不官。公子固懇之，單曰：「燕
恬吾術，恐壞吾道也。」所傳而君子則可，不然，有借此以行竄者矣。
公子固無慮，此然。或出見美麗而悅，隱身入人閨闈，是濟惡而宣
淫也。不敢從命。公子不能強，而心怒之。陰与僕輩謀，擅辱之。恣
其道，匿因以細灰布麥場上，思左道能隱形，而履處必有印迹。
可隨印處急擊之。于是誘單往，使人執牛鞭立捷之。單忽不見。
灰上果有履跡，左右亂擊，頃刻已迷。公子歸，單亦至。謂諸僕曰：
「吾不可復居矣。向勞服役，今且別當有以報。」袖中出青圓，或又探

得肴一籃，并陳几上。陳已復探九十餘探，按上已滿。遂邀衆飲，俱醉。
二仍內袖中，韓聞其異，使復作劄單于壁上，画一城，以手推搥城門。
頓闕，因將囊衣篋物，悉擲門內，乃拱別曰：我去矣。躍身入城。月
邊合，道士頓首。後閭在青州市上，教兒童画墨圈于掌，逢人戲
拋之，隨所拋處，或面或衣，團輒脫去，落即其上。又聞其善方中術，能
令下却吸燒酒，盡一甌。公子嘗面試之。

○○○白于玉

吳青庵釣少知名，葛太史見其文，每嘉嘆之。託相善者，邀至其家。
領其言論，夙未曰：高有才有如吳生，而長負賤者乎？因俾鄰好致之曰：便
青廉奮志雲霄，當以息女奉巾櫛。時太史有女，絕美，生間大喜。

確自信。既而秋闈被黜，使人謂太史富貴所固有，不可知者，遲早耳。請
待我三年不成，而後嫁。于是刻志益苦。一夜月明之下，有秀才造詣白
晳，短鬚，細鬚，長爪，詰所來，自言白氏，字升玉，略于傾談，豁人心胃。
悅之，而中止宿。遲明欲去，生囑便道，頻過，白感其情殷，願即假館。
約期而別。至日，先一蒼頭送炊具，未少間，白至，乘駿馬如龍，生另舍
舍之，白命故牽馬去，遂共晨夕。忻然相得。生視所讀書，并非常所
見聞，亦絕無時藝。訝而問之，白笑曰：士各有志，僕非功名中人也。夜
每招生飲，出一卷授生，皆吐納之術，多所不解。因以迂緩置之。他日謂
生曰：曩所授，乃黃庭之要道，仙人之梯航。生笑曰：僕所急，不在此。且求
仙者，又斷絕情緣，使萬念俱寂，僕病未能也。白問何故，生以宗嗣

為慮白曰胡久不娶。笑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白亦笑曰。玉請無妬。色所好何如。生具以情告。白疑未必真。美生曰。此遐適所共聞。非小生之目賤也。白微哂而罷。次日忽復裝言別。生凄然與語。刺不能休。白乃命童子負裝行。兩相依戀。俄見一青蟬鳴落案間。白辭曰。興已駕矣。請自此別。如相憶。拂我榻而臥之。方欲再問。轉瞬間。白小如指。翩然跨蟬背上。朝浙而飛。杳入雲中。生乃知其非常人。錯愕良久。悵自失。踰數日。細雨忽集。思白暴田。視所卧榻。累珠碎瑣。既然掃除。設席即寢。無何見白。家童來相招。忻然從之。俄有桐鳳翔集。童捉謂生曰。黑徑難行。可乘此代步。生慮細小不能勝任。童曰。試乘之。生如所請。寬然殊有餘地。童亦附其尾上。戛然一聲。凌升空際。未幾見一朱門。童先下扶生。

亦下問此何所曰此天门也門邊有巨犀蹲伏生駭惧童一身曠之見
處上風景与世殊異童導入廣寒宮內以水晶為階行人如在鏡
中桂樹兩章參差合花氣隨風香無斷際亭宇皆紅窗時有
美人出入治容秀骨曠世并無其侍童言王母宮在巖猶燦然
思主人伺久不暇苗連導与趨出移時見白主候于門握手入見屋
外清水白沙涓流溢玉砌雕闌殆疑桂湖甫望即有二八妖鬟
來薦香茗少間命酌有四簋人歛衽鳴璫給事左右後覺
背上微癢鹿人即微指長甲探衣代搔生覺心神搖曳固所
安頓既而微睡漸不自持笑頰鹿人兜搭与語美人輒笑避白
令度曲侑觴一衣絳綃者引爵向客便即筵前宛轉清歌

諸麗者笙管教曹鳴。雜和既闌。一衣翠裳者亦酌亦歌。尚有一紫衣人。與一淡白軟俏者。吃笑暗中。互讓不肯前。白全酌一唱紫衣人便來把盞。生托接杯。戲撓纖腕。女笑失手。酒杯傾覆。白譙訶之。女拾杯含笑。佯首細語云。冷如鬼手。強承托人臂。白大笑罰令自飲。且乘上已。衣淡白者又覓一觥。生辭不能。釀女捧酒。有媿色乃強飲之。細視四女。夙致翩翩。無一非絕世者。遽謂主白。人間尤物。僕求一而難之。君集羣芳。能令我真箇銷魂否。白笑曰。足下意中自有佳人。此何足當巨眼之顧。生曰。吾今乃知所見之不足也。白乃盡招諸女。俾自擇。生顛倒不能自決。白以紫衣人有把臂之好。遂使襖被奉客。既而衾枕之愛。極盡綢繆。生素贈

女脫金腕釧付之。忽童入曰：仙九路珠君宜即去。女急起遁去。生問主人，僮曰：早詣待漏，去時囑送客尋。生悵然從之，復尋旧迹。將及門，回視童子，不知何時已去。厖哮驟起，生驚竄而去。望之無底，而足已奔墮，一驚而寤。則朝暾已紅，方將振衣，有物觸然墜褥間，視之釧也。心益異之。由是前念灰冷，每欲尋赤松遊，而尚以胤續為憂，過十餘月，晝寢方酣，夢紫衣姬自外至，懷中綉嬰兒曰：此君骨肉。天上雅曲此物，敬持送君。乃寢諸床，穿衣覆之。每欲去，生強與為歡，乃曰：前一度為合卺，今一度為永訣。百年夫婦，盡于此矣。君倘有志，或有見期。生醒，見嬰兒，即稜稜聞，綉以告母，上喜，傭媪哺之，取名夢仙。生于是使告。

太史自已將隱令別擇良匹。太史不官。生固以為辭。太史告女。曰：遠近無不知兒身許吳郎矣。今改之。是二天也。因以此意告生。生曰：我不但無志于功名。兼絕情于燕好。所以不即入山者。徒以有老母在。太史又以商女。曰吳郎負我。其慕崔吳郎去。我知其如婢。定不他適。使人三四送。迄無成謀。遂誣日備車馬收奩。嬪于生家。生感其賢。敬愛臻至。女事姑孝。曲意承順。過貧家。女踰二年。母亡。女質奩作具。固不盡礼。生曰：得卿如此。吾何憂。願念一得道。援宅飛升。余將遠逝。一切付之于卿。女坦然。殊不挽留。生遂去。女外理生訃。內訓孤兒。并有法。夢仙漸長。聰慧絕倫。十四歲。以神童領鄉薦。十五入翰林。每褒封。不知母姓氏。封母一人。

而已。值霜露之夜，輒問父所，母具告之。遂欲棄官往尋。母曰：汝父出家，今已十有餘年，想已仙去，何處可尋？后奉旨祭南岳，途遇寇窟急中，一道人仗劍入寇，盡披靡圍，始解德之，餽以金，不受。出書一函，付囑曰：余有故人与大人同里，煩一致寒暄，問何姓名。荅曰：王林。因憶村中無此名，道士曰：草野微賤，貴官自不識耳。臨行出一金釧曰：此閨閣物，道人拾此，無所用處，即以奉報。視之，簪鏤精絕，懷歸以授夫人。夫人愛之，命良工依式配造，終不及其精巧，徧向村中，并無王林其人者。私發其函，上云：三年舊鳳，分拆各天。藥母教子，賴卿賢，無以報德。奉菓一丸，剖而食之，可成仙。後書琳娘夫人粒次，讀畢，不解何人，持以告母，上執書以泣。

曰此汝父家報也。琳我小字。始恍然悟。王林為折白謎也。悔恨不已。又以劍示母。曰此汝母遺物。而翁在家時。嘗以相示。又視丸如豆。大喜。曰我父仙人。啖此必能長生。母不遽吞。受而藏之。會葛太史來視甥。女誦吳生書。便進丹藥為壽。太史剖而分食之。頃刻精神煥發。太史時年七旬。龍鍾頗甚。忽覺筋力溢于膚草。遂棄輿而步。其行健速。家人至息。始能及焉。邈年都城有回祿之灾。火終日不熄。夜不敢寐。畢集庭。見火勢拉雜。侵及鄰舍。一家徊徨。不知所計。忽夫人臂上金釧。戛然有声。脫臂飛去。望之大可數畝。圍覆宅上。形如月。開口降東南隅。歷三可見。眾大愕。俄頃火自西來。近闌則斜越而東。迨火勢既遠。竄意釧止。不可復得。忽見红光乍歛。釧鏗然墮足下。

都中延燒民舍數萬間左右前后并為灰燼獨吳第無恙惟東南小閣化為烏有即釧口漏覆屢也嘗母年五十餘或見之猶似二十許人

○○○夜叉國

交州徐姓泛海為賈忽被大風吹去開眼至一處深山蒼莽巽巽有居人遂纜船而登負糗腊焉方入見兩崖皆洞口密如蜂房內隱有人聲至洞外佇足一窺中有夜叉三牙森列戟目閃雙燈瓜劈生鹿而食驚散魂魄急欲奔下則夜叉已預見之輟食執入二物相語如鳥獸鳴爭裂徐衣似欲啗噉徐大惧取囊中糗糒并牛脯進之分嚼甚美復翻徐索徐搖手以示其無夜叉怒又執之

徐哀之曰釋我舟中有釜甑可烹飪夜又不解其語仍怒徐再
與手語夜似微解從至舟取身入洞束薪燃火煮其殘鹿熟而
獻之二物噉之喜夜以巨石杜門似恐徐遁徐曲体遙卧深惧不
免天明二物出又杜之少頃携一鹿來付徐剝草于深洞處流
水汲者數釜俄有數夜又至群集吞噉訖共指釜似嫌其不
三四日一夜又負一大釜來似人所常用者于是羣夜又各致狼麋
既熟呼徐同噉居數日夜又漸與徐熟出亦不施禁錮聚處如
家人徐漸能察声和意輒效其音為夜又語夜又益悅携雌來
妻徐初畏惧莫敢伸雌自開其股就徐上乃與文雌大懼悅每
由肉餌徐若琴瑟之好一日諸夜又早起項下各挂明珠一串更番

出門若伺貴客狀命徐多煮肉徐以問雌云此天壽節雌出謂
衆夜叉曰徐郎無骨突子衆各摘其五并付雌上又自解十枚共得
五十之數以野芋為繩穿挂徐項徐視之一珠可直百十金俄頃
俱出徐煮肉畢雌來邀去云接天王至一大洞廣潤數畝中有
石滑平如几罽俱有石坐上一座蒙一豹草餘皆以鹿夜叉二
三十輩列坐滿中少頃大風揚塵張皇都出見一巨物來亦類
夜叉狀竟奔入洞踞坐鶚顧羣隨入東西列立悉仰其首以雙臂
作十字文大夜叉接頭點視問故眉山衆盡于此乎羣問應之
頷徐曰此何來雌以壻對衆又讚其烹調即有三夜叉奔取熟
肉陳几上大夜叉掬啗盡飽極贊喜美且責常供又顧徐云骨

突子何短。衆白初來未備物。于項上摘取珠串。脫十枚付之。俱大如
指頂圓如彈丸。雌急接代。徐穿挂。徐亦交臂作夜叉語謝之物。
乃去。躡風而行。其疾如飛。衆始享其餘食而散。居四年餘。雌忽
產一胎而生二雄一雌。皆人形。不類其母。衆夜叉皆喜其子。輒共拊弄。
一日皆出搜食。惟徐獨望。忽別洞來一雌。欲與徐私。徐不官。夜叉怒。
撲徐踏地上。徐妻自外至。暴怒相搏。齧斷其耳。少頃其二亦歸。
解釋令去。自此雌每守徐。動息不相離。又三年。子女俱能行
步。徐輒教以人言。漸能語。嗚呼之中有人氣焉。雖童也而奔山
如履坦途。依已有父子意。一日雌與一子一女出。半日不歸。而北風大
作。徐惻然念故鄉。携子至海岸。見故舟猶存。謀與同歸。子

欲告母徐止之。父子登舟。晝夜達交。至家妻已醮。出珠二枚。售金營兆。家頗豐。子取名應。十四五歲。能舉百鈞。粗莽好鬥。交帥見而奇之。以為千提。值辺亂。所向有功。十八為副將。時一商泛海。亦遭風飄。墜卧眉。方登岸。見一少年。視之而驚。知為中國人。便問居里。商以告。少年曳入幽谷。一石洞。上外皆叢棘。且囑勿出。去移時。挾糜肉來。笑商。自言父亦文人。商問之。而初為徐商。在客中。嘗識之。因曰。我故人也。今其子為副將。少年不解何名。商曰。此中國之官名。又問何以為官。曰。出則輿馬。入則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諾。見者側目。視側足立。此名為官。少年甚歡動。商曰。既尊君在文。何久淹此。少年以情告。商勸南旋。曰。余亦常作是。

念但毋非中國人言貌殊異且同類覺之必見殘害用是輟轉乃
出曰待北風起我來送汝行煩于父兄處寄一耗問商伏洞中矣
半年時自棘中外窺見山中輒有夜父住還大怖不敢少動一日北
風策少年忽至引与急竄囑曰所言勿忘却商應之又以南置
几上商乃歸故抵文達副總府備述所見。鬼聞而悲欲往尋之文慮
海濤妖藪險惡難犯力阻之。鬼撫膺痛哭父不能止乃告文帥
構西兵至海內逆風阻舟擢簞海中者半月四望無涯咫尺
迷罔無從辨其南北忽而湧波接漠乘舟傾覆。鬼落海中遂
浪浮沉久之被一物曳去至一處竟有舍宇。鬼視之一物如夜叉狀
鬼乃作夜叉語。夜叉驚訊之鬼乃告以所往。夜叉喜曰。臥骨我

故里也。唐突可罪。君離故道已八千里。此去為毒龍國。向臥眉非路。乃覓舟來送徐。在水推行如天。瞬息千里。過一宵已達北岸。見一少年。臨流瞻望。虜知山無人類。疑是弟。近之。果弟。因執手哭。既而問母及妹。并云健安。虜欲偕往。弟止之。倉忙便去。回謝夜叉。則已去。未幾。母妹俱至。見虜俱哭。虜告其意。母曰。恐去為人所食。虜曰。免在中國。甚榮貴。人不敢欺。歸計已決。苦逆風難渡。母子方徊惶間。忽見布帆南動。其聲瑟瑟。虜喜曰。天助吾也。相繼登舟。波如箭激。三日抵岸。見者皆奔。虜向三人脫分袍袴。抵家。母夜叉見翁怒罵。恨其不謀。徐謝過不遑。家人拜見。家主母無不戰慄。虜勸母學子作華言。衣錦厭梁。

由乃大欣慰。母女皆男兒裝類。滿制教月精辨語言。弟妹亦漸白哲。弟曰豹。妹曰夜兒。俱強有力。彪恥不知書。教弟讀。豹最慧。徑史一過輒了。又不欲操儒業。仍使挽強弩。馳怒馬。武進士第。聘阿遊擊女。夜兒以異種。無與為婚。會標下袁守。偕夫偶。強妻之夜兒。閉百石弓。百餘步。射小鳥。無虛落。袁每征輒與妻俱。歷任同知將軍。奇勲半出于閨門。豹三十四歲。挂印。毋嘗從之南征。每臨巨敵。輒擐甲執銳。為子接應。見者莫不辟易。詔封男爵。豹代母疏。辭封夫人。豈史氏曰。夜兒夫人亦所罕聞。然細思之。而不罕也。家法頭。有個夜兒在。

小髻

長山居民某暇居，輒有短客來，久與扳談，素不識其生平，頗注疑。客曰：「三數日，將便徙居，與君比鄰矣。」過四五日，又曰：「今已同里，旦晚可以承教，問喬居何所，亦不詳告，但以手北指，自是日輒一來，時向人假器具，或各不與，則自失之，羣疑其狐。」村北有古塚，陷不可測，意必居此，共操兵杖往伏聽之。久無少異，一更向盡，聞穴中戢戢然，似數十百人作耳語，衆竊不動，俄而尺許小人連蓬而出，至不可數，衆譟起，并輟手之杖，杖皆火，瞬息四散，惟遺小髻如胡髻，壳然，紗飾而金絛，嗅之騷臭不可言。

泥鬼

余鄉唐太史濟民數歲時有表親某相携戲寺中太史童年
居落胆即最哀家見廡中泥鬼睜琉璃眼甚光而巨愛之陰以指
挾取懷之而歸既抵家某暴病不語移時忽起厲言曰何故
掘吾睛謀呼不休衆莫之知太史始言所作家人乃祝曰童子
無知戲傷尊目行奉還也乃大言曰如此我便當去言訖仆地
遂絕良久而甦問其所言茫不自覺乃送睛仍安鬼眶中

異史氏曰登堂索賄土偶何其靈也顧太史抉睛而何以速
怒于同遊蓋以玉堂之貴而且至性敏也觀其上畫北湖拂
袖南山神且憚之而况鬼乎

西僧

西僧自西域來一赴五台一卓錫太山其服色言貌俱異中國殊異自言歷火燄山山重重氣熏騰若爐灶九行必於雨后天凝目注輕跡步履之候蹶山石則飛皴騰灼焉又經流沙河河中有一水晶山峭崿挿天際四面瑩徹似無所得又有隘可容單車二龍交角對口把守之過者先拜龍上許過則口角自開龍色白鱗鬚鬣皆如日明然僧言途中歷十八寒暑矣離西土者十有二人至中國僅存其二西土傳中國名山四一太山一華山一音一落伽也相傳山上遍地皆黃金觀音文殊猶生能至其處則身便是佛長生不死聽其所言亦猶世人之慕望也倘

有西游人與東渡者中途相值各述所有當必相視失笑而免跋涉矣。

○○○老饕

邢德澤州人綠林之傑也能挽強發連矢稱一時絕技而生平落拓不利營謀出門輒虧其貲兩京大賈往往喜與邢俱途中恃以無恐會冬初有二三估客薄假以貲邀同販鬻邢復自罄其囊將并居貨有友善卜因詣之友占曰此文為悔所播之業即不母而子亦有損焉邢不樂欲中止而諸客強運之行至都果符所占臘將半匹馬出都門自念新歲無貲倍益快悶時晨霜濛濛暫趨臨路店解裝覓飲見一頰白叟共兩少年酌

北牖下一僮侏黃髮蓬然。邢于南座對叟休止。僮行臨俛。翻梓具污叟衣。少年怒立摘其目。捧巾持脫。代叟楷拭。既見僮手拇。俱有鉄箭鏤。厚半寸。每一鏤約重三兩餘。食已。叟命少年于草裏中探出鏤物。堆累几上。梅枰握箕。可飲數杯。時始緘裹完好。少年于櫃中牽一黑跛驢來。扶叟乘之。僮亦跨羸馬相從出門去。而少年各腰弓矢。捉馬俱出。邢窺多金。窮時旁晚。餓燭若炙。輟飲。急尾之視叟。與僮猶款段于前。乃下道斜馳。出叟前。緊啣關弓。怒相向。叟俯脫左足靴。微笑云。而不識得老猿食也。邢滿引一天去。叟仰臥褥上。伸其足。問兩指如箱。天天住。笑曰。技但止此。何須而翁手敵。邢怒。出其絕技。

一天剛發後矢繼至。叟手撥一似未防其連珠。後天直貫其心。踏然而墮。啣天僵眠。僮亦下。邢喜謂其已斃。近臨之。叟吐天。躍起。鼓掌曰。初會面。何便作此惡劇。邢大驚。馬亦駭逸。以此初叟異。不敢復逐。走三四十里。值方面綱紀。囊物赴都要。取之。略可千金。意氣始得揚。方疾駕聞。聞后有蹄音。回首。則僮易跛。驟來。駛若飛。叱曰。男子勿行。攘取之貨。宜少瓜分。邢曰。汝識連珠箭。邢某否。僮云。適已承教矣。邢以僮貌不揚。又無弓矢。易之一發。三天連達。不斷如羣隼飛翔。僮殊不忙。追手接。却一笑曰。如此技藝。尋冥煞人。乃爾。何遽未暇。尋得了采。此物亦無用處。請即擲還。遂於指上脫鐵鐲。

穿矢其中。以手力擲。嗚呼風鳥。邢急掩以弓弦。適觸鐵鏃。鏃然斷絕。弓亦絞裂。衣而驚絕。未及覩避。矢過貫耳。不覺翻墜。僮下駭。便將搜括。邢以弓卧。搥之。僮奪弓去。拗折為兩。又折為四。拋置之。已乃一手握邢兩臂。一足踏邢兩股。臂若傳股。若壓極力。不能少動。腰中束帶。雙疊可駢三指許。僮以一手捏之。隨手斷如灰燼。取金已。乃起。束作一拳。予致。孟浪。霍然。遂去。邢歸。卒為善士。每向人述往事。不諱。此與劉東山事。孟彷彿焉。

○○○連城

喬生晉寧人。少負才名。年二十餘。猶淹蹇。為人有肝胆。與

領主事。領卒時。卹其妻子。邑宰以文相契重。宰終于任。家口淹滯。不能歸。生破產扶柩。往返二千餘里。以故士林益重。而家由此益替。史孝廉有女。字連城。工刺繡。知書。父嬌保之。出所刺倦。繡圖。徵少年題咏。意在擇婿。生獻詩云。慵鬟高髻綠羅裳。早向蒲窗綉碧荷。刺到鴛鴦竟欲斷。暗停針綫感雙蛾。又贊挑綉之工云。繡綫挑來似寫生。幅中花鳥自天成。當年織錦非長技。倖挹迴文感聖明。女得詩。喜對父稱賞。父貧之女。逢人輒稱道。又遣媪嬌父命。贈金以助燈火。生嘆曰。連城我知己也。傾懷結想。如飢思哺。無何。女許字于醴。賈之子。王化。成。生始絕望。然夢魂中。猶佩戴之。未幾。女病瘵。沉痾不起。

有西域頭陀自謂能療。但須男子膺肉一錢。搗合藥屑。史使人詣王家告壻。上笑曰。痴老翁。欲祇剗心頭肉也。使返。史乃言于。人曰。有能割肉者。妻之。生聞而往。自出白刃。剗膺。授僧。血滯袍襟。僧敷藥。始止。合藥三丸。三日服盡。疾若失。史將踐其言。先告王。王怒。欲訟官。史乃設進招生。以千金列几上。曰。重負大德。請以相報。因具白背盟之由。生佛然曰。僕所以不愛膺肉者。聊以報知己耳。豈貨肉哉。拂袖而歸。女聞之。意良不忍。託媪慰諭之。且云。以彼才華。當不久落。天下何患無佳人。我夢不祥。三年必死。不必與人爭。此泉下物也。生告媪曰。士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誠恐連城未必真知我。不諧何害。媪代女即天。

誠自剖生曰果爾相逢時當為我一笑死無憾媼既去踰數
日生偶出遇女自叔氏歸晚之女秋波轉顧啟齒嫣然生喜
曰連城真知我者會王氏來議吉期女前症又作數月尋
死生佳臨弔一痛而絕史昇送其家生自知已死亦無所處出
村去猶真一見連城遙望南北一通行人連緒如蟻因亦混
身雜迹其中俄頃入一解署值顧生驚問君何得來即把
手將送令歸生太息言心事殊未了顧曰僕在此典牘頗得
委任倘可效力不惜也生問連城顧即導生旋轉多所見連
城與一白衣女郎相視憐黛藉坐廊隅見生至驟起似喜略
問所來生曰郊苑僕何敢生連城泣曰如此負義人尚不吐

棄之。身殉何為。然已不能許君。今生願天來世耳。生告頌曰。有事君自去。僕樂死不顧生矣。但煩藉連城托生何里。行與俱去耳。頌諾而去。白衣女郎問生何人。連城為徇迷之女。即蘭之。若不勝悲。連城告生曰。此妾同姓。小字賓娘。長沙史太守女。一路同來。遂相憐愛。生視之意態。憐人方欲研問。而頌已反。向賓曰。我為君平章已確。即教小娘子從君返魂。好否。兩人各喜。方將拜別。賓娘大哭曰。婢去我安歸。乞重憐。妹為婢捧帨耳。連城凄然。無所為計。轉謀生。生又哀頌。上難之。峻辭以為不可。生固強之。乃曰。試妄為之。去食頃而返。搥手曰。何如。誠萬分不能為力矣。賓娘聞之。宛轉嬌啼。惟依連城肘下。恐其即去。慄慄

無術相對嘿上而睹其愁艷威容使人肺腹酸柔。頷生憤然曰請
携賓娘去。脫有愆尤。小生拚身受之。賓娘乃喜。從生出。生憂其
道遠無侶。賓娘曰妾從君去。不願歸也。生曰。卿大痴矣。不歸何
以得活也。他日至湖南勿復去避。為幸多矣。適有西媪搦牒赴
長沙。生屬賓娘泣別而去。途中連城行蹇緩。里餘輒一息。凡
十餘息。始見里門。連城曰。重生后。懼有反覆。請索妾骸骨來。
妾以居家。生當無悔也。生然之。偕歸生家。女揚上若不能步。生
侍待之。女曰。妻至此四肢搖上似無所主。志恐不遂。尚宜審謀。不
然。生后何能自由。相將入側箱中。嘿定少時。連城笑曰。君憎妾
耶。生驚問其故。報然曰。恐重負君矣。請先以鬼報也。

生喜極盡懽恣因徘徊不敢遽生寄箱中者三日連城曰諺
有之醜婦終須見姑嫜戚于于此終非久計乃促生入籠至靈
寢詰然頓蘇家人驚異進以湯水生乃使人要史來請得
連城之尸自言能活之史喜從其言方昇入室視之已醒告父
兒已委身喬郎矣更無歸理如有變動但仍一死史歸遣婢
往役給奉王問其詞申理官受賂判歸王生憤懣欲死亦
無之奈連城至王家恣不飲食惟乞速死室無人則帶懸梁
上越日益憊殆將奄逝王憐之遂歸史上復昇歸生王知之亦無
如何遂安焉連城起每念賈娘欲遣信奉之以道遠而艱乎
性一日家人進曰門有車馬夫婦出視則賈娘已至庭中矣

相見悲喜。太守親詣送女生。延入太守曰。小女子賴君復生。誓不他適。今從其志。生叩謝如禮。孝廉亦至。叙宗好焉。生名年字大年。

○○霍生

文登霍生與嚴生少相狎。長相譴也。口給交御。惟恐不工。有鄰嫗曾與嚴妻導產。偶與霍婦語。言其私處有贅疣。婦以告霍。上與同黨者謀。窺嚴將至。故竊語云。某妻與我最昵。衆不信。霍因捏造端末。且云。如不信。其陰側有隻疣。嚴止窗外聽之。既悉。不入。逐去。至家苦掠其妻。上不伏。榜益殘。妻不堪虐。自經死。霍始大悔。然亦不敢向嚴而白其誣矣。嚴妻既死。其鬼夜

哭舉家不得寧。為無何嚴暴卒。鬼乃不哭。霍婦夢女子披髮大叫曰。我死得良苦。汝夫妻何得懼樂耶。既醒而病。數日尋卒。霍亦夢女子。指數妬罵。以掌批其吻。驚而寤。覺唇際隱痛。捫之高起。三日而成瘻。遂為瘡。疾不敢大言笑。啟吻太驟則痛不可忍。

異史氏曰。死能為厲。其氣寃也。私病加于唇吻。神而近于戲矣。

邑王氏與同寔某狎。其妻歸寧。生知其駟善驚。先伏叢莽中。伺婦至。暴出駟驚。婦墮。惟一僮從。不能扶。婦東王乃殷勤抱控。甚至。婦亦不識誰何。王揚土以此得意。謂僮逐

馬去因得私其婦于茶中。述相袴履甚悉。某聞大慚而去。少間自窗隙中見某一手握刃一手捉妻采。意甚怒惡。大惧踰垣而逃。某從之追二三里地不及始返。王壽極奔。肺葉開張。以是得吼疾。數年不愈。急。

○汪士秀

汪士秀。廬州人。剛勇有力。能舉石春。父子善蹴踘。父四十餘。遇錢塘沒焉。積八九年。汪以故詣湖南。夜泊洞庭。時望月東升。澄江如練。方眺矚間。忽有五人自湖中出。携大席。平鋪水面。略可半畝。紛陳酒饌。上器磨觸作响。然声温厚。不類陶瓦。已而三人踐席望。二人侍飲。望者一衣黃。二衣白。頭上巾皆皂色。裁上然。

下連肩背，制絕奇古，而月色微茫，不甚可晰。侍者俱褐衣，其一似童，其一似叟也。但聞黃衣人曰：「今夜月色大佳，足供快飲。」白衣者曰：「此夕風景大似廣利王宴梨花島時。」三人互勸，引酌競浮淺，但語畧小，即不可聞。舟人隱伏，不敢動息。汪細審侍者，更酷類父而聽其言，又非父聲。二漏將殘，忽一人曰：「起此明月，宜一擊毬為樂。」即見僮汲水中，取一圓出，大可盈抱，如水銀滿貯，表裡透明。望者盡起，黃衣人呼叟共蹴之。蹴起丈餘，光搖七射，入眼俄而灼然遠起，飛墜舟中，汪技癢極力踏去，覺異帝輕突，踣猛似破騰，尋丈中有漏光下射如虹，雖然疾落，又如徑天之筭，直投水中，滾上作沸泡聲而滅。席中

共怒曰何物生人敗我清興。叟笑曰不惡不惡此吾家流星拐也。白衣人嗔其語戲怒曰都方歡噉老奴何得作歡便同小烏皮捉得狂子來不然脛股當有椎喫也。汪計無所逃即亦不畏捉刀立舟中倏見僮叟操兵來。汪注視真其父也疾呼阿翁兒在堂大駭相顧悽斷。僮即反身去。叟曰兒急作匿不然都死矣。言未已三人忽已登舟面皆漆黑睛大于榴。搜叟出。汪力與奪。棍舟斷纜。汪以力截其臂落。黃衣者乃逃。一白衣人奔汪。剝其額。墮水有声。聞然併沒。方謀夜渡。旋見巨喙出水。面深若井。四面湖水奔注。砰砰作響。俄一噴湧。則浪接星斗。萬舟簸盪。湖人大恐。舟上有石鼓二。皆重百觔。汪舉一以投。激水雷鳴。浪

漸消又投其二風波悲平注疑父為鬼。叟曰我固未嘗死也。溺江者十九人皆為妖物所食。我以躡圓得全。物得罪于錢塘君。故移避洞庭耳。三人魚精所蹴魚胞也。父子聚喜中夜擊棹而去。天明見舟中有魚翅。徑四五尺許。乃悟是夜間所斷。臂也。

王阮亭云此條亦怪說。

○○○商三官

故諸葛城有商士禹者士人也。以醉譴忤邑豪。嗾家奴亂捶之。髡歸而死。禹二子長曰函次曰和。一女曰三官。三官年未出閨有期。以父故不果。兩兄出訟。終歲不得結。婿家遣人參。

母請從權畢姻事。母將許之。女進曰：「焉有父尸未寒而行吉禮？」
彼獨無父母乎？婿家聞之慙而止。無何而兄訟不得直。負屈歸。
舉家悲憤。兄弟謀由父尸張再訟之本。三官曰：「人被殺而不
理。時事可知矣。天將為汝兄弟專生一閻羅包老耶？」骨骸
暴露。于心何忍矣。二兄服其言。乃葬父。葬已。三官夜遁。
不知所往。母慚怍。惟恐婿家知。不敢告族黨。但囑二子。寧
寘偵察之。幾半年。竟不可尋。會袁誕辰。招優為戲。優人
孫潔。携二弟子往執役。其玉成。姿容平等。而音詞清徹。羣
贊賞焉。其一李玉。貌韶秀。如好女。呼令歌。辭以不稔。強之所
度。曲半雜兒女俚謔。合座為之鼓掌。孫大慚。白主人。此子從學未

久祗解行觴耳。幸勿罪責。即命行酒。玉往來給奉。善觀主人意。何豪悅之。酒闌人散。由共同寢。玉代豪拂榻解履。殷勤周至。醉語狎之。但有展笑。豪惑益甚。盡遣諸僕去。獨由玉玉伺諸僕去。闔扉下披焉。諸僕就別室飲。移時聞廳中格格有聲。一僕往覘之。見室內冥黑。寂不聞聲。行將旋踵。忽有响聲甚厲。如懸重物而斷其索。亟問之。并無應者。呼衆排闥入。則主人身首兩斷。玉自經。死繩絕隨地上。梁間頸際。殘梗爨然。衆大駭。傳告內園。群集莫解。衆移玉尸于庭。覺其襪履虛者。無足解之。則素帛如鈎。蓋女子也。益駭。呼孫淳詰之。淳駭極。不知所對。但云玉月前投作弟子。願從壽主人。寔不知從來。

以其服凶疑是商家刺客。暫以二人還守之。女貌如生。撫之肢體溫
爽。二人竊謀淫之。一人抱尸轉側。方將經其結末。忽腦如物擊。口血
暴注。頃刻已死。其一大驚告衆。敬若神明焉。且以告郡。官問
臣及礼昇言不知。但妹亡去已半載矣。俾往驗視。果三官。官奇
之。判二兄領塋。勅商家勿仇。

異史氏曰。家有女。豫讓而不知。則兄之為丈夫者可知矣。然三
官之為人。即蕭日易水。亦將羞而不流。况碌土與世浮沉者
耶。願天下閨中人。買絲繡之。其功德當不減于奉壯繆也。
王阮亭云。龐娥謝小娥。得此鼎足矣。

鄉民于江父宿田間。爲狼所食。江時年十六。得父遺履。悲恨
歿。死夜俟母寢。潛持鉄槌去。眠父所。冀報父仇。少間一狼
來。遂巡嗅之。江不動。無何搖尾掃其額。又漸俯首舐其股。江
迄不動。既而掀躍直前。將齧其領。江急以錘擊狼腦。立斃。起
置草中。少間又一狼來。如前狀。又斃。以至甲夜。杳無至者。忽小睡。
夢父曰。殺二物足洩我恨。然首殺我者。其鼻白。此却非是。江醒。堅
臥以伺之。既明。無所復得。欲曳狼歸。恐驚母。遂投諸盤井。而歸。至
夜復往。亦無至者。如此三四夜。忽一狼來。齧其足。曳之以行。行數
步。棘刺由石傷膚。江若死者。狼乃置之地上。意將齧腹。江驟起。
錘之仆。又連錘之斃。細視之。真白鼻也。大喜。負之以歸。始告母。上泣。

從去探盤井得二狼焉

異史氏曰：農家者流，乃有此英物，即義烈發于血誠，豈

勇也？智亦異焉。

洪州

〇〇〇、二

滕邑趙旺，夫妻奉佛，不茹葷血。鄉中有善人之目，家稱小有一女，二絕慧美，趙珍愛之。年六歲，使與兄長春，并從師讀。九年而熟五經焉。同憲丁主字煦，長于女三歲，文采夙流，頗相傾愛，私以意告母，求婚趙氏。趙期以女字大家，故弗許。未幾，趙惑于白蓮教，徐鴻儒既反，一家俱陷焉。賊小二知書善解，九紙兵豆馬之術，一見輒精。小女子師事徐者六年，惟二稱最，因得盡傳其

術趙以女故大得委任時丁年十八游滕洋美而不肯論婚意不
忘小二也潛亡去投徐麾下女見之喜優禮逾于常格女以徐
高足主軍務晝夜出入父母不得聞丁每宵見嘗斥絕諸役輒
至三漏丁私告曰小生此來卿知區區之意否女云不知丁曰我
非妄意攀龍所以故實為卿耳左道無濟止取滅亡卿慧
人不念此乎能在我亡則寸心誠不負矣女憮然為問語然夢
覺曰背親而行不義請告二人入陳利害趙不悟曰我師神人
豈有舛錯女初不可諫乃易髻而髻出二紙為與丁各跨其
一為肅也展翼似鷲之鳥比翼而飛質明抵萊蕪界女
以指撚為項忽即斂墮遂收為更以隻衛馳至山陰里托

爲避亂者僦屋而居。三灶日出。普于裝薪。儲不給。丁甚憂之。假粟北舍。莫肯貸。以升斗。女無愁容。但質簪珥。閉門靜對。猜燈謎。憶亡書。以是角低昂。負者駢。一指擊腕。臂爲。西鄰。獅。姓。綠林之雄也。一日獵歸。女曰。富以其鄰。我何憂。暫假千金。其典我乎。丁以爲難。女曰。我將使彼樂輸也。乃剪紙作判官狀。置地下。覆以雞籠。然後握丁登榻。煮藏酒。掄周禮。爲觴。政任。言是某冊第幾葉。第幾人。即共翻閱。其人得食。傍水傍。自傍。者飲。得酒。部者倍之。既而女適得酒人。丁以巨觥引滿。促。女。乃祝曰。若借得金米。君當得飲部。丁翻卷。得驚人。女大笑曰。事已諧矣。滴澀。投爵。丁不服。女曰。君是水族。宜作蟹。飲。方噓。

競所聞籠中憂。女起曰至矣。啟籠驗視則布囊中有巨金。累充溢了不勝。愕喜。后翁家媪抱兒來戲。甯言主人初歸。篝燈夜坐。地忽暴裂。深不可底。判官自內出。言我地府司隸也。太山帝君會諸冥曹。造暴客惡錄。頃銀灯千架。計重十兩。施百架。則消滅罪愆。主人駭惧。焚香叩禱。奉以千金。判官荏苒而入。地亦遂合。夫妻聽其言。故噴詭異之。而從此漸購牛馬。蓄廝婢。自營宅第。里無賴子窺其富。糾諸不逞。踰垣。劫丁。夫婦始自夢中醒。則編管熬炷。寇集滿屋。二人執丁。又一人探手女懷。女袒而起。戟指而呵曰。止止。盜十三人皆吐舌呆立。痴若木偶。女始着袴下榻。呼集家人。一二反接其臂。逼令耕。吐明。

悉乃責之曰。遠方人埋頭澗谷。冀得相扶持。何不仁至此。緩急人所時有。窘急者不妨明告。我豈積殖自封者哉。豺狼之行。本合盡誅。但吾所不忍。姑釋去。再犯不宥。諸盜叩謝而去。居無何。鴻儒就擒。趙夫頌妻子俱被重誅。生責金往贖。長春之幻子以歸。免時三歲。養為己出。使從姓丁。名之承祀。于是里中人漸和為白蓮教。威裔遠。蝗害稼。女以抵鶻。數百翼。放田中。蝗遠避。不入其隴。以是得無恙。里人共嫉之。群首于官。以為鴻儒餘黨。官瞰其富。肉視之。收丁。以重賂。暗令始得免。女曰。貨道之來也。苟固宜有散亡。然蛇蝎之鄉。不可久居。因賤售其業而去之。止于益都之西。鄙女為人靈巧。善居積。經

紀過于男子常開琉璃廠每進工人而指點之一切碁燈其奇
 式幻米諸肆莫能及以故直昂得連售居數年財益稱雄
 而女督課婢僕嚴食指數百無冗暇輒與丁烹茗着棋
 或觀書史為樂錢谷出入以及婢僕業凡五日一課女自持筭
 丁為之點算唱名數為勤者賞賚有差惰者鞭撻罰膝
 立是日給假不夜作夫妻設肴酒呼婢輩度俚曲為笑女
 明察如神人無敢欺而賞輒浮于其勞故事易辦村中二
 百餘家凡貧者俱量給贖本鄉以此無游惰值大旱女令
 村人設壇于野秉輿野出禹步作法甘霖傾注五里內悉
 獲霑足人益神之女出未嘗障面村人皆見之或少年厚居

私議其美及覲而遊之俱蕭上無敢仰視者。每秋日村中童子不能耕作者授以錢使采茶煎幾二十年積滿樓屋人竊非笑之。會山左大飢人相食女乃出菜椎粟贖飢者近村賴以全活無逃凶焉。

墨吏氏曰：二所爲殆天授非人力也。然非一言之悟駢死已父由是觀之世抱非常之才而候匪僻以死者當亦不少。焉知同此子六人遂無其人乎。使人恨不爲丁生耳。其人

○○唐娘

金大用中州舊家子也。聘尤太守女。字唐娘。麗而賢。速好甚。教以流冠之鬻。家人離邊。金携家南窳。途遇少年亦

借妻以逃者。自言廣陵王。大願為前驅。金喜行止與俱。至河上。隱告金曰。勿與少年同舟。彼屢顧我。目動而色變。中叵測也。金諾之。王殷勤覓巨舟。代金運裝。劬勞臻至。金不忍却。又念其携有少婦。應亦無他。嬾與廣娘同居。意度亦願温婉。王望船頭上。與櫓人傾語。似甚熟識。戚好。未幾日落。水程迢遙。漫不辨南北。金四顧幽險。頗涉疑頓。之皎月初升。見彌望皆蘆葦。既泊。王邀金父子出戶一豁。乃乘間擗入水。金有老父。見之欲弭舟。人以篙築之。亦溺。生母聞声出窺。又築溺之。王始喊救。母出時。廣娘在后。已微窺之。既聞一家盡溺。即亦不驚。但哭曰。翁姑俱沒。我安適歸。王入勸娘子勿

夏及請從我至金陵家中田廬頗足賒給保無虞也女以淨
曰得如此願亦足矣王大悅給奉良段既暮曳女求歡女
托體婢王乃就婦宿初更既盡夫婦喧競不知何由但聞
婦曰若所爲雷霆碎汝顛矣王乃搥婦上呼云便死休
誠不願為殺人賊婦王吼怒摔嬾出便聞骨董一敲遂謹言
婦溺矣未幾抵金陵導唐娘至家登堂見媪上評非故
婦王言婦墮水死新娶此耳歸房又欲犯唐娘笑曰三十許
男子尚未經人道耶市兒初合豈亦須一杯薄漿酒汝家沃饒
當即不難清醒相對是何禮段王喜且酒對酌唐娘執爵勸
酌殷懇王漸醉辭不飲唐娘引巨觥強媚勸之王不忍拒又

飲之。于是酣醉，裸脫促寢。唐娘撤器燭，托言溲溺，出房以刀入管中，以手索王項。王猶捉臂作昵戲。唐娘力切之，不死，踣而起。又揮之始墮，媪仿佛有聞，趨問之。女亦救之。王第十九覺，為唐娘知不免，急自刎，刀鈍缺不可入，啟戶而奔。十九逐之，已投池中矣。呼告居人救之，已死，色覺如生，共驗。王尸見窗上一函，開視則女備述其冤狀，群以為烈，謀斂貲作媵。天明集視者，數千人，見其容，皆朝拜之。終日間得金百，于是莫諸南郊好事者，為之珠冠袍服，瘞藏豐滿焉。初，金生之溺也，浮片板上，得不死。將曉，至淮上，為小舟所救，舟蓋富民。舟翁而設以拯溺者，金既蘓，詣翁申謝，翁優厚之，而教其子。金以不知親耗，將往。

探訪故不決俄白撈得死叟及媪金疑是父奔驗果然翁代
營棺木生方哀慟又白拯一溺媪自言金生其夫生揮涕
驚出女子已至殊非唐娘乃十八媪也向金大哭請勿相棄金
曰我方寸已亂何暇謀人媪益悲乃審其故喜為天報勸金納
媪金以居喪為辭且將復仇惧細弱作累媪曰如君言脫
唐娘猶在將以執仇居喪去之耶翁以其言善請暫代收
養金乃許之下墓翁媪媪縗經哭泣如喪翁姑既墓金懷
刃托鉢將越廣陵媪止之曰妾唐氏祖居金陵與豺子同
鄉前言廣陵者詐也且江湖水寇半伊同黨仇不能復祇
取禍耳金徘徊不知所謀忽傳女子誅讐事洋溢河渠姓

名甚悉。金聞之一快然。益悲辭婦曰。幸不污辱。家有烈婦如
此。何忍負心再娶。婦以業有成說。不肯中離。願自居于媵。妾
會有副將軍表公。與尹有旧。適將西發。過君。見主。大相親愛。
請為記室。無何。流寇犯順。表有大勲。金以叅机務。叙勞。授
遊擊。以歸。夫婦始成合卺之礼。居數日。携婦詣金陵。將以
展庠娘之墓。暫過鎮江。欲登金山。漾舟中流。忽一艇過。中有
一媪及少婦。怪少媪顏類庠娘。舟疾過。媪自窓中窺金。神
情益肖。驚疑不敢追問。急呼曰。看。羣鴨兒飛上天耶。少媪
聞之。亦呼云。餓獨兒欲喫猫子腥耶。盖當年閨中之隱
語也。金大驚。為反棹近之。真庠娘。青衣扶過舟。相抱哀哭。

傷感行旅。唐氏以嫡禮見。唐娘。唐娘驚問。金始備述其由。唐娘執手曰。同舟一話。心常不忘。不圖吳越一家矣。蒙代。莖翁姑所當首謝。何以此禮相向。乃以齒序。唐少。唐娘一歲。妹之先。是唐娘既葬。自不知歷幾春秋。忽一人呼曰。唐娘。汝夫不死。尚當重圓。遂如夢醒。捫之四面。皆壁。始悟身死已莫。祇覺悶。亦無所苦。有少惡窺其墓。具豐美。發塚破棺。方將搜括。見唐娘猶活。相共駭懼。唐娘恐其害已。哀之曰。幸汝輩來。使我得覩天。頭上簪珥。悉將去。願當我為尼。更可少得直。我亦不洩也。盜稽首曰。娘子貞烈。神人共歛。小人輩不過貪。乏無計。作此不仁。但無漏言。幸矣。何敢強作尼。唐娘曰。此我

自樂之。又一盜曰鎮江耿夫人寡而無子。若見娘子必大喜。唐娘謝之。自拔珠飾悉付盜。盜不敢受。固與之。乃共伴受。遂載去。至耿夫人家。托言舟風所迷。耿夫人巨家寡媪。自度見唐娘大喜。以為己出。適母子自金山歸也。唐娘細述其故。金乃登舟。拜母。上欺之若婿。邀至家。由數日始歸。後往來不絕焉。

異史氏曰。大變當前。淫者生之。貞者死焉。生者裂人背。死者雪人涕。耳。至如談笑不驚。手刃仇讐。千古烈丈夫中。豈多匹儔哉。誰謂女子。遂不可比踪彥雲也。

○○宮夢河

柳芳華保定人財雄一鄉慷慨好客座上常百人急人之急于
金不靳賓友假貸嘗不還惟一客宮夢淵決人生平無所乞請
每至輒經歲詞旨清洒柳與寢處時最多柳子名和時總角
叔之宮亦喜與和戲每和自塾歸輒與發貼地磚埋石子偽作
埋金為笑屋五架掘藏幾徧眾笑其行稚而和獨悅愛之
尤較諸客旺后十餘年家漸虛不能供多客之求于是
客漸稀然十數人徹宵談讌猶是常也年既暮日益
落尚割齒得直以備雞黍和亦揮霍學父結小友柳不
之禁無何柳病卒至無以治凶其宮乃自出囊金為柳
經紀和益德之事無大小悉委宮叔宮時自外入必袖瓦礫

至室則拋擲暗殿更不解其何意和每對宮憂負宮曰
子不知作苦之難無論無金即授汝千金可立盡也男子思
不自立何患負一日辭欲歸和泣囑速返宮諾之遂去和
負不自給典質漸空日望宮至以爲經理而宮滅迹匿
影去如黃鶴矣先是柳生時爲和論親于无極尚氏素
封也后聞柳負陰有悔心柳卒訃告之即亦不弔猶以道
遠曲原之和服除母遣自詣岳所定婚期莫黃憐顏
比至黃聞其衣履穿敝斥門者不納寄語云歸謀百金
可復來不然請自此絕和聞言痛哭對門劉媪憐而進
之食贈錢叁佰慰令歸母亦哀憤無策因念旧客負欠

者十常八九。俾富貴者求助焉。和曰：昔之交我者，爲我財耳。使見駟馬高車，假千金，亦即匪難。如此景象，誰猶念曩恩憶故好耶？且父與人金貨，曾無契保，責負亦難。也。母固強之，和從教。凡二十餘日，不能致一文。惟優人李四，因受恩如間，其義我贈一金。母子痛哭，自此絕望矣。黃女年已及笄，聞父絕和，竊不直之。黃欲女別適，女泣曰：柳即非生而負者也。使富倍他日，豈仇我者所能奪乎？今負而棄之，不仁。黃不悅，曲諭百端，女終不搖。翁媪并怒，且夕唾罵之。女亦安焉。无何，遭寇劫，黃夫婦炮烙幾死，家中席捲一空。往募三載，家益零替。有西賈聞女美，願以五十金。

致諍黃利而許之。將強奪其志。女察知其謀。毀裝塗面。乘
夜遁去。丐食于途。閱兩月始達保定。訪和居趾。直造其家。
母以為乞人。婦故咄之。女嗚咽自陳。母把手泣曰。見何形骸至此。即女
又憐然而告以故。母子俱哭。便爲盥沐。顏色光澤。眉目煥映。母
子俱喜。然家三口日僅一啜。母泣曰。吾母子困憊爾。所憐者負
吾賢婦。女笑慰之曰。新婦在乞人中。稔其况味。今日視之。覺
有天堂地獄之別。母為解頤。女日入閨舍中。見斷草簞上
無隙地。漸入內室。塵埃積中。暗隙有物。堆積蹴之。迂足拾視。
皆未提。驚走告和。和同往驗視。則宮柱日所拋瓦礫。盡為
白金。回念兒時。常與瘞石室中。得母皆金。而故地已曲于東。

家急贖歸斷碑殘缺所藏石子儼然露焉頗覺失望及發他碑則燦爛皆白鐵也頃刻間數巨萬矣由是贖田產市奴僕門庭華好過昔日因自奮曰若不自立負我宮叔刻志下帷三年中鄉選乃躬贖白金往酬劉媪鮮衣射目僕十餘輩皆騎怒馬如龍媪僅一屋和便空榻上人譁馬騰充溢里巷黃翁自女失亡西賈逼退聘財業已耗去殆半售居宅始得償以故困窘如和曩日聞旧壻煇耀閉戶自傷而已媪沽酒備饌款和因述女賢且惜女遁問和娶否和曰娶矣食已強媪往視新婦載與俱歸至家女華妝出群婢簇擁若仙相見大駭遂叙往日殷問

父母起居。教日。款洽優厚。製好衣。上下一新。始送令。這媪
詣黃。許報女耗。兼致存問。夫婦大驚。媪勸往投女。黃有難
色。既而凍餒難堪。不得已。如保定。既到門。見所閨。峻麗。聞
人怒目張。終日不得通。一婦人出。黃溫色卑詞。告以姓氏。求暗達
女知。少聞婦出。導入耳舍。曰。娘子極欲一觀。然恐郎君知。尚候隙
也。翁幾時來。此得毋飢否。黃因訴所苦。婦人以酒一盃。饌二
盃。出置黃前。又贈五金曰。郎君宴身中。娘子恐不得來。明
且宜早去。勿為郎聞。黃諾之。早起趨裝。則管鑰未啟。止于
門中。坐襜褕以待。忽諱主人出。黃將斂避。和已暗之。怪問誰
何。家人悉無以應。和怒曰。是必奸宄。可執赴有司。眾應聲。

出短綆網繫樹間。黃慚俱不知。置詞未幾。昨夕婦出跪曰。是某舅氏。以前夕來晚。故未告主人。和命釋縛。婦送出門。曰。忘屬門者。遂致參差。娘子言相思時。可使老夫人偽為賣花者。同劉媪來。黃諾歸。述于媪。媪念女若渴。以告劉媪。媪果共俱。至和家。九啟十餘闕。始達女所。女著披頂髻。珠翠綺紈。散香氣。撲人。嚶嚶一戲。大小婢媪奔入。滿側移金椅床。置瓊夾膝。慧婢滄茗。各以隱語道寒暄。相視。泪盈至晚。除室安二媪。綉褥溫煖。并昔年富時所未經。居三五日。女義殷渥。媪輒引空處。泣白前非。女曰。我子母有何過不忘。但即忘不解。妨他間也。每和至。便走匿。一日方促。

滕和遽入見之。怒詬曰：「何物村嫗，敢引身與娘子接坐，宜撮鬚毛令盡。」劉媪急進曰：「此老身瓜葛，王嫂賣花者，幸勿罪責。」和乃上手謝過。即望曰：「姥來數日，我大忙，未得展敘。」黃家老畜產尚在否？笑云：「都佳，但是貧不可過。」官人大富貴，何不念翁婿情也？和擊桌曰：「晝夜并非姥，憐賜一甌粥，更何得旋鄉土，今欲得而寢處之，何念焉？」言至念際，輒頓足起罵。女恚曰：「彼即不仁，是我父母，我過上遠來，手皴瘃，足趾皆穿，亦自謂無負，即君何乃對子罵父，使人難堪。」和始飲怒起身去。黃嫗愧喪無色，辭欲歸。女以二十金私付之，既歸，媪絕音問。女深以為念，和乃遣人招之。夫妻至，慙怍無以自容。

和謝曰。舊歲辱臨。又不明告。遂是開罪良多。黃但唯唯。和為更易衣履。由月餘。黃心終不自安。數告歸。和遺白金百兩。曰。西賈五十金。我今倍之。黃汗顏受之。和以輿馬送還。暮歲稱小豐焉。

異史氏曰。雍州泣後。未履香然。令人憤氣杜門。不欲復交一客。然良朋莫骨。化為成金。不可謂非慷慨好客之報也。閨中人坐享高奉。儼然如嬪嬙。非貞異如黃卿。孰克當此而無愧者乎。造物之不安降福澤也如是。

卿有富者。居積取盈。搜笑入骨。窖錫數百。惟恐

人知故衣敗絮啗糠粃以示貧親友偶來亦曾無作雞黍之事或言其家不貧便瞑目作怒其仇如不戴天暮年日餐榆屑一升臂上皮相重一寸長而所害終不肯發後漸尪羸瀕死而子環問之猶未遽告迨覺果危急欲告子子至已舌塞不能聲惟爬抓心頭呵而已死後子孫不能具棺木遂藁葬焉嗚呼若害金而以為富則大帶數千萬何不可指為我有哉愚已

○○○ 鵠鵠

王汾濱言其鄉有養八哥者教以語言甚狎習出時必與之俱相將數年矣一日將過絳州而資斧已罄其人愁苦

無策鳥云何不售我送我王邸當得善價不愁歸路無費也其人云我安忍鳥言不妨主人得價疾行待我城西二十里大樹下其人從之携至城相問答觀者漸衆有中貴見之問諸王王召入欲買之其人曰小人相依為命不願賣王問鳥汝願住否笑言願住王喜鳥又言給價十金勿多了王蓋喜立畀十金其人故作悞恨狀而去王與鳥言應對便捷呼肉啖之食已鳥曰臣要浴王命金盃貯水開籠令浴已飛簷間尚與王喋喋不休頃之羽燥翩躚而起搯晉聲曰臣去呀願盼已矣所在王及內侍仰面咨嗟急覓其人則已渺矣后有往秦中者見其人携鳥在西安市上畢載積光

生記

王沈亭云可與鸚鵡秦吉了同傳。

○○○劉海石

劉海石蒲台人避亂于濱州時十四歲與濱州生劉滄客同
巫丈因相善訂為昆季無何海石失怙恃奉養而歸音問遂
闕滄客家頗裕年四十生二子長子諱十七歲為邑名士次子
亦慧滄客又內邑中倪氏女大嬖之後半年長子患腦痛
卒夫妻大慟無幾何妻病又卒踰數月長媳又死而婢僕
之喪亡且相繼也滄客哀悼殆不能堪一日方坐愁間忽
聞人通海石至滄客喜急出門迎以入方欲展寒溫海

海石忽驚曰。凡有滅門之禍。不知耶。滄客愕然莫解。所以
海石曰。久失聞問。竊疑近况。未必佳也。滄客泫然。因以對狀。
海石歎歎。既而笑曰。突殃未艾。余初為兄弟也。然幸而遇僕。
請為兄賀。滄客曰。久不晤。豈近精越人術耶。海石曰。是非
所長。陽宅風鑑。頗能習之。滄客喜。便求相宅。海石入宅內外
徧觀之。已而請睹諸眷口。滄客從其教。使子媳婢妾俱見於
堂。滄客一指示。至視海石。仰天而視。大笑不已。眾方譁疑。
但見倪女戰慄無色。身暴縮短。僅二尺餘。海石以界方擊于
其首。作石正聲。海石撮其髮。檢腦後。見白髮數莖。欲援
之。女縮項跪啼。言即去。但求勿拔。海石怒曰。汝凶心尚存。死耶。

就項后拔去之。女隨手而變，黑色如狸。衆大駭。海石概納袖中。顧子婦曰：媿受毒已深，背上当有異。請驗之。婦羞不肯袒，示劉子固強之。見背上有白毛，長四指許。海石以針挑去，曰：此毛已老，七日即不可救。又顧劉子亦有毛，纒二指曰：似此可月餘死耳。滄客以及婢僕並刺之，曰：僕適不來一門，無噍類矣。問此何物，曰：亦狐屬，吸人神氣以為靈，最利人死。滄客曰：久不見君，何能神異如此。無乃仙乎？笑曰：特從師習小技耳。何遽云仙？問其師，答云：山石道人。適此物我不能死之，將歸故，俾手師言已告別。覺袖中空，駭曰：忘之矣。尼末有大毛未去，今已遁去。衆俱駭然。海石曰：頰毛已盡，不能作人，止能化。

獸遁當不遠。于是入室而相其猶。出門而嗾其犬。皆曰無之。啟
因笑曰。在此矣。滄客視之多。一豕。聞海石笑。遂伏不敢動。
提耳捉出。視尾上白毛一莖。硬如針。方將揜。板而亟轉。側哀
鳴不聽。板海石曰。汝造孽既多。拔一毛猶不肖耶。執而拔
之。隨手復化爲狸。納袖欲出。滄客苦啣。乃爲一飯。問后會。
曰。此難預定。我師立願宏。常使我等遊世上。拔故衆生。未必
無再見時。及別後。后細思其名。始悟曰。海石殆仙矣。山石合
一字。蓋呂祖諱也。

諭鬼

青州石尚書茂華。爲諸生時。郡門外有大淵。不雨亦不涸。

邑中獲大寇數十名刑于淵上。鬼聚為祟。經過者輒鬼入。一
日有某甲正遭困厄。忽聞群鬼愧竄曰。石尚書至矣。未
幾公至。甲以狀告。公以墨灰題壁。示云。石某為禁約事。
始得厥念無良。致攖雷霆之怒。所謀不軌。遂遭鈇鉞之誅。
只宜透固陋之心。爭相懺悔。庶幾洗滌孽之血。脫此沉淪。不
乃生已極刑。死猶聚惡。跳踉而至。披髮成羣。擲蠟以前。搏
膺作厲。黃泥塞耳。輒逞鬼子之凶。白晝為妖。幾斷行人
之路。彼邱陵三尺外。管轄由人。豈乾坤兩大中。兇頑任爾。
論後各宜潛踪。勿猶怙鬼。無定河邊之骨。靜待輪迴。金闕夢
裡之魂。還踐鄉土。如蹈前愆。必貽後悔。自此鬼患遂絕。淵亦

尋乾。

犬燈

韓光祿大升之僕，夜宿厦間，見樓上有燈如明星，未幾熒熒飄落及地，化為犬，睨之，轉舍后去。急起潛尾之，入院中，化為女子，心知其狐，還卧故所。俄女子自後來，僕陽寐以觀其變。女俯而撼之，僕偽作醒狀，問其為誰，女不荅。僕曰：樓上燈光非子也耶？女曰：既知之，何問焉？遂共宿之。晝別宵會，以為常。主人知之，使二人夾僕卧，二人既醒，則身卧床下，亦不覺。自何時，主人益怒，謂僕曰：未時當捉之，未不然則有鞭楚。僕不敢言，諾而還。因念捉之難，不捉惧罪，展轉無策。忽憶女子一小紅衫，密

着其体未嘗暫脫必其要害執此可以脅之夜來女至問
主人爲汝捉我乎曰良有之但我兩人情好何嘗此爲及寢
陰掬其衫女急啼力脫而去從此遂絕後僕自他方歸
遙見女子哭道周至前則舉袖障面僕下騎呼曰何作此
態女乃起握手曰我謂子已忘好矣既戀上有故人意情尚
可原前事出于主命亦不汝怪也但緣分已盡今設小酌請
入爲別時秋初高粱正茂女携与俱入則中有巨篋繫
馬而入廳堂中酒肴已列甫坐群婢行炙日將暮僕有事
欲覆主命遂別既出則依然田隴耳

○○孤妾

某薰劉洞九官汾州。獨望署中。聞亭外笑語。漸近入室。則四
女子。一四十許。一可三十一。二十四五已來。末後一垂髻者。並立
几前。相視而笑。劉固知官署多狐。置不顧。少間。垂髻者
出一紅巾。戲拋面上。劉拾擲窗間。仍不顧。四女一笑而去。一日年
長者來。謂劉曰。舍妹与君有緣。願無棄。對非劉。漫應之。
女遂去。俄偕一婢。擁重髻兒來。俾与劉並肩。望曰。一對好鳳
侶。今夜諧花燭。勉事劉。即我去矣。劉諦視。光艷無俦。遂与
燕好。詰其行跡。女曰。妾固非人。而實人也。妾前官之女。蓋手
狐奄。忽以死。寔國內。眾狐以術生我。遂飄然若狐。劉因以

手探尻際女覺之笑曰君將無謂狐有尾耶轉身云請試
捫之自此遂由不去每行望與小婢俱家人俱尊以小君小婢
媪參謁賞賚甚豐值劉壽辰賓客頗多共三十餘筵
須庖人甚衆先期牒拘僅一二到者劉不勝羞女知之便言勿
憂庖人既不足用不如並其來者遣之妾固短于才然三十席
亦不難辦劉喜命以魚肉薑椒悉移內署家中人但聞刀
砧聲繁不絕門內設以几行炙者置枱其上轉視則肴俎
已滿托去復來十餘人絡繹于道取之不絕末后行人來
索湯餅內言曰主人未嘗預囑咄嗟何以辦既而曰無已其假
之少頃呼取湯餅視之三十餘椀蒸騰人上客既去乃謂劉

曰可出金貨償某家湯餅劉使人將直去則其家失湯餅
方共驚焉疑使至疑姑解一夕夜酌偶思山東苦醪女請取之
遂出門去移時返曰門外一甕可供數日飲劉視之果得酒
真家中甕頭春也越數日夫人遣二僕如汾途中一僕曰聞狐
夫人攜賞優厚此去得賞金可買一裘女在署已知之劉
曰家中人將至可恨僮奴無礼必報之僕甫入城頭大痛至
署抱首啼呼共擬進醫藥劉笑曰勿須療時至當自瘞
衆疑其獲罪小君僕自思初未未解裝罪何由得無所告
訴漫膝行而哀之簾中語曰爾謂夫人則已耳何謂狐也
僕乃悟叩不已又曰既欲得裘何得復無礼已而曰汝愈矣

言已僕病若失僕拜欲出忽自簾中擲一裹出曰此一羔羊裘也可將去僕解視得五金劉問家中消息僕言都無事惟夜失藏酒一甕稽其時日即取酒夜也群憚其神呼之聖仙劉為繪小像時張道一為提學使聞其異以桑梓誼詣劉欲乞一面女拒之劉示以像張強攜而去歸縣塵右朝夕祝之云以卿麗質何之不可乃托身于莽土之老下官殊不惡于洞九何不一惠顧女在署忽謂劉曰張公無礼當小懲之一日張方祝似有人以界方擊額崩然甚痛大惧反卷劉詰之使隱其故而詭對劉笑曰主人額上得毋痛否使不能欺以實告無何婿亦生來請覲之女固辭

之。元請之堅。劉曰：婿非他人，何拒之深？女曰：婿相見必當有以贈之。渠望我奢，自度不能滿其志，故適不欲見耳。既固請之，乃許以十日。見及期，元入隔簾揖之，少致存問。儀容隱約，不敢審諦。即退數步之外，輒回眸注盼。但聞女言曰：阿婿回首矣。言已大笑。烈曰：如鴉鳴。元聞之，脛股皆軟。搖然如喪魂鬼。既出，至移時始稍定。乃曰：適聞笑聲，如聽霹靂，竟不覺身為己有。少頃，婢以女命贈元二十金。元受之。謂婢曰：聖仙日與丈人居，寧不知我素性揮霍，不慣使小錢耶？女聞之曰：我固知其然，囊底適罄，向結伴至汴梁，其城為河伯據，占庫藏皆沒水中，入水各得此須，何能

飽無饜之求。且我縱能孚魄，彼福薄亦不能任。女九事先知，遇有疑難，與謀無不剖。一日並坐，忽仰天大驚，曰：大劫將至，為之奈何？劉驚問家口，曰：餘悉無恙，獨二公子可慮。此家不久將為戰場，君當求差遠去，庶免于難。劉從之，乞于上官，得解餉，雲貴間道里遼遠，聞者弔之。而女獨賀，無何姜瓖叛汾州，沒為賊窟。劉仲子自山東來，適遭其變，遂被其害。城陷，官僚比自罹于難，惟劉以公出，得免。盜平，劉始歸，尋以大案，皇悞貪，至齎殮，食不給，而當道者又多所需，索因而窘。憂欲死，女曰：勿憂，床下三千金，可資用度。劉大喜，問竊之何處，曰：天下無主之物，取之不盡，何庸竊乎？

劉借謀得脫歸女從之後數年忽去紙裹數事留贈中
有喪家掛門之小幡長二寸許羣以爲不祥劉尋卒

○○雷曹

樂雲宦夏平子二人少同里長同齋相文莫逆十歲知
名樂虛心事之夏相規不勸樂文思日進由是名益著而潦
倒場屋戰輒北無何夏邁疫而卒家貧不能葬樂脫身
自任之遺襁褓及未成人樂以時恤諸其家每得升斗必析
而二之夏妻子賴以活于是士大夫益賢樂恒產無多又代夏
生夏內顧家計日蹙乃嘆曰文如平子尚碌碌以沒而死于我人
主富貴負及時哉冬歲送先向馬真丹送員生上

早自圖也。于是去讀而賈椽業半年。家資以泰。一日客金陵。休于旅舍。見一頓然而長。筋骨隆起。傍徨座側。色黯淡。有戚容。樂問欲得食耶。其人亦不語。樂推食之。則以手掬。頃刻已盡。樂又益以蕪人之飯。食復盡。遂命主人剖豚骨。堆以蒸餅。又盡。數人之餐。始果腹而謝曰。三年以來。未嘗如此。既飽。樂曰。君固壯士。何飄泊若此。曰。罪戾天譴。不可說也。問其里居。曰。陸無屋。水無舟。朝村而暮郭也。樂整裝欲行。其人相從。志不去。樂辭之。告曰。君有大難。吾不忍忘一飯之德。樂異之。遂與偕行。途中曳與同餐。辭曰。我終歲僅數餐耳。孟季之。次日渡江。風濤暴作。估舟盡覆。樂與其人悉沒江中。俄風定。其人員輿踏

波出登客舟。又破浪去。少時挽一舟至。扶樂入。囑樂卽守。復躍入江。以兩臂夾貨出。擲舟中。又入之。數入數出。列貨滿舟。樂謝曰。君生我。亦良足矣。敢望珠還。執檢視貨財。並無亡失。益喜。狂罵為神人。放舟欲行。其人告退。樂苦留之。遂與共濟。樂笑云。此一厄也。止失一金簪耳。其人欲復尋之。樂方勸止。已投水中。而沒。驚愕良久。忽見會咲而出。以簪授樂曰。幸不辱命。江上罔不駭異。樂與婦寢處共之。每十數日始一食。則啖嚼無筭。一日又言別。樂固挽之。適晝晦。欲雨。聞雷。雷曰。雷聞不知何狀。雷又是何物。安得至天上視之。此疑乃可能。其人咲曰。君欲作雲中遊耶。少時僕甚。伏榻假寐。時既醒。覺身搖。

然不似榻上開目則在雲氣中。周身如絮，驚而起，暈如舟上。踏之突無地，仰視星斗在眉目間，遂疑是夢。細視星箱天上如老蓮實之在蓬也。大者如瓊次如瓠小如盞盂以手撼之。大者豎不可動，小星搖動似可摘而下者遂摘其一藏袖中。格雲下視則銀河蒼茫見城郭如豆愕然自念設一脫足此身何可復問。俄見二龍天矯駕縵車來尾一掉如鳴牛鞭車上有麗圍皆數丈貯水滿之有數十人以麗欄水偏洒雲間忽見樂。怪之樂審所與壯士在焉語衆云是吾友也。因取一麗授樂令洒時苦旱樂接器排雲約望故鄉盡情傾注未幾謂樂曰我本雷曹前候行雨罰謫三載今天限已滿請從此別乃以駕車之

繩萬丈擲前便握端繩下。樂危之。其人笑言不妨。樂如其言。風
然瞬息及地。視之則墮立村外。繩漸收入雪中。不可見矣。時冬
十里外。雨僅盈指。獨樂里溝澮皆滿。歸探袖中。摘星仍在。出
置案上。黯黯如石。入夜則光明煥發。映照四壁。孟寶之什。襲而
滅。每有佳客。出以照飲。正視之。條々射目。一夜妻對握髮。忽
見星光漸小。如螢流動。橫飛。妻方怪吃。乙入口中。咯之不出。竟已
下。曰。懷奔告樂。亦奇之。既寢。夢夏平子來曰。我少微星也。
因先君失一德。促余壽齡。君之惠好。在中不忘。又蒙自上元
携歸。可云有緣。今為君嗣。以報大德。樂三十無子。得夢甚
喜。自是妻果娠。及臨蓍。光輝滿室。如星在几上時。因名星。

兒和警非常十六歲及進士第

異史氏曰梁子文章名一世忽覺蒼上之位置我者不在是遂棄毛錐如脫屣此與燕領投筆何以少異至雷曹感一飯之德少微酬良朋之知豈神人之私報恩施哉乃造物之公報賢豪耳

○賭符

韓道士居邑中之天齊廟多幻術共名之仙先子與最善每通城輒造之一日與先叔赴邑擬訪韓適遇諸途韓趨鑰曰請先住啟門望少旋我即至乃如其言詣廟發扁則韓已坐室中諸如此類先是有敝族人嗜博賭因先子亦識韓

值大佛寺來一僧，常事樗蒲，賭甚豪。族人見而悅之，營賞往賭。大虧，心益熱，典質田產，復往。終夜盡喪，邑不得志，便道詣韓，精神慘淡。言語失次，韓問之，具以實去。韓笑曰：「常賭無不輸之理，倘能戒賭，我為汝覓之。」族人曰：「倘得珠還合浦，花骨頭當鉄杆碎之。」韓乃以紙書符，授佩衣帶間，厲曰：「但得故物，即已勿得隴復望蜀也。」又付千錢約贏而償之。族人大喜而往。僧驗其貲，易之不屑，與賭。族人強之，請一擲為期。僧笑而從之，乃以千錢為孤注，僧擲之，無所勝負。族人接色一擲成采，僧復以兩千為注，又敗。僧漸增至十餘千，明日晨色，呵之皆成盧。計前所輸，頃刻盡覆。陰念再贏數千為更佳，乃覆博，則色漸

志心怪之起視帶上則符已亡矣大驚而罷戰錢歸而除償
韓外追而計之並末后所失適符原數也已乃愧謝失符之
罪韓笑曰已在此矣固爲勿貪而君不聽故取之

異史氏曰天下之傾家者莫速于博天下之敗德者亦莫
甚于博入其中者如沉迷海將不知所底矣夫商農之人
俱有本業詩書之士尤惜分陰負耒橫經固成象之正
路清談薄飲猶寄興之主涯爾乃狎比淫服纏綿永夜
傾囊倒篋懸金于噓噉之天呼雉呵盧乞靈于淫昏之
骨盤旋五木似走圓珠手握多章如擊團扇左觀人如
右顧己望穿鬼子之睛陽示弱而陰用強費盡迴魂之

入鞋刀理致
有停舍

夜門前賓客待。猶恋_亡于場頭。舍上火烟生。尚眺_亡于盆裏。忘
餐廢寢。則久入成迷。舌敝唇焦。則相看似鬼。迨夫全軍盡
沒。熱眼空窺。視局中則叫號濃烏。枝燦英雄之膽。頰囊底
而貫素空矣。灰寒壯士之心。引頸徘徊。覺白手之無濟。垂頭
蕭索。始立交以方歸。幸交識之人。眠恐驚。大吐苦。久虛之腹
餓。敢怒。美。殘。既而幣于質田。異珠還于合浦。不意火灼毛
燼。終榜月于滄江。及遭敗后。我方思。已作下流之物。試問
賭中誰最善。群指無袴之公。甚而枵腹難堪。遂棲身于
暴客。慘頭莫度。至仰給于香奩。嗚呼。敗德喪行。傾財_亡
身。孰非博之一途。致之哉。

○○○阿霞

文登景皇者，少有重名，與陳生比鄰而居。齋隔一短垣，日陳暮過荒落之墟，聞女子啼松柏間，近臨則奔橫枝有懸帶，若將自經。陳詰之，揮涕而對曰：「母遠出，托妾于外，兄不畜，狼子野心，畜我不卒，伶仃如此，不如死。」言已復泣。陳解帶，勸令適人，女慮無可託者，陳請暫寄其家。女從之，既歸，挑燈審視，丰韻殊絕。大悅，欲亂之，女厲声抗拒，紛紜之聲達于間壁。景生踰垣來窺，陳乃釋女，見景生，疑目停睇，久乃奔去。二人共逐之，不知去向。景歸閤戶，欲寢，則女子盈于自房中出，驚問之，答曰：「彼德薄福淺，不可終托。」景大喜，詰其姓氏，曰：「妾祖居于齊，以齊為姓，小字阿。」

震入以遊詞笑不甚振。遂與寢處。齋中多友人來往。女恒隱閉深房。過數日。妾姑去。此處煩雜。困人甚。繼令請以夜卜。問家何所。曰。正不遠耳。遂早去。夜果復來。懽愛暴篤。又數日。謂景曰。我兩人情好雖佳。終屬苟合。家君宦游西疆。明日將從母去。容即乘閒稟命。而相從以終焉。問幾日別約。以旬終。既去。景思齋居不可常。移諸內。又慮妾妬。計不如出妻。志既決。妻至。輒語。厲妻不堪其辱。涕欲死。景曰。恐見累。請早歸。遂促妻行。妻啼曰。從子十年。未嘗失德。何決絕如此。景不聽。遂愈急。妻乃出門。自是壁壘清塵。引領翹待。不意信香青鸞。如石沉海。妻大歸后。數浼知交。請復于景。上不納。遂適夏侯氏。夏侯里居與景接壤。

以田畔之故世有却景聞之益大志恨然猶冀阿霞復來差足
自慰越年餘並無繫緒會海神壽祠内外士女雲集景亦在遙
見一女甚似阿霞景近之入于人中從之出于門外又從之飄然竟
去景追之不及恨悵而返後半載通行于途見一女即着青衣
從蒼頭鞵黑衛來望之霞也因問從人娘子為誰答言南村鄭
公子繼室又問娶幾時矣曰半月耳景思得毋悞耶女即開語
回眸一睇景視真阿霞也見其已適他姓憤填胸臆大呼霞娘
何忘舊約從人聞呼主媢欲奮老拳女急止之啟障紗謂景曰
負心人何顏相見景曰卿自負僕何常負卿女曰負夫人甚于
負我結髮者如是而況其他向以祖德厚名列桂籍故委身相從

今以棄妻故冥中削爾祿秩。今科亞魁王昌即替汝名者也。我已
歸鄭姓無勞復念。景俯首帖耳。口不能道一詞。視女子策
蹇去如飛。悵恨而已。是科景落第。亞魁果王氏昌名。景道
薄幸名。四十無偶。家益替。恒起食于親友家。偶詣鄭。款之
宿焉。女窺客。見而憐之。問鄭曰。堂上客非景慶雲耶。問
所自識。曰。未適君時。曾避難其家。亦深得其恭敬。彼行雖
賤。而祖德未斬。且與君為故人。亦宜有締袍之義。鄭然之。易
其敗絮。晝以數日。夜分欲寢。有婢持金二十餘兩。贈景。女在
窗外言曰。此私賂。脚耐風好。可將去。覓一良匹。幸祖德厚。
尚足及子孫。無復喪檢。以促餘齒。景感謝之。既歸。以十餘

金買縉紳家婢甚醜悍舉一子後登西樓鄭官至吏部
郎既沒女送葬歸啟輿則虛無人矣始知其非人也噫人之
無良合其舊而新是謀卒之卵覆而鳥亦飛天之所報亦
慘矣

○毛狐

農子馬天崇年二十餘喪偶貧不能娶芸田間見少嬾盛妝踐
未越陌而過貌亦色致亦風流馬疑其迷途領四野無人戲挑之
嬾亦微納欲與野合笑曰青天白日寧宜為此子歸掩門相侵
夜我當至馬不信婦天之馬乃以門戶向背俱告之嬾乃去夜分
果至遂相悅愛覺其膚肌嫩甚火之膚亦薄如嬰兒細毛編

体異之又疑其踪跡無據。自念得非狐耶。遂戲相詰。嬭亦自認不諱。馬曰：既為仙人，自當無求不得。既蒙繾綣，寧不以數金濟我貧。嬭諾之。次夜來，嬭故愕曰：適忘之。將去。馬又踞。至夜問所乞，或勿忘也。嬭笑請以異日。踰數日，馬復索。嬭笑向袖中出白金二錠，約五六金，趨過細紋，雅可愛玩。馬喜，深藏于積，積半歲，偶需金，因持示人。人曰：是錫也，以齒齧之，應而落。馬大駭，收藏而歸。至夜，嬭至，憤致請讓。嬭笑曰：子命薄，真金不能任也。一笑而罷。馬曰：聞狐仙皆國色，殊亦不然。嬭曰：吾等皆隨人現化子，且無一金之福，落雁沉魚，何能消受。以我陋質，固不足以奉上流。然較之大足駝背者，即為國色。過數月，忽以三金贈馬。曰：子屢相索，我以子命不應有。

藏金。今媒聘有期，請以一頰之資相餽，亦借以贈別。馬自白無驕，頰之說頰曰：「二日自當有媒來。」馬問所言姿貌何如？曰：「子思國色，自當是國色。」馬曰：「此即不敢望，但三金何能買頰？」曰：「此月老註定，非人力也。」馬問何處言別？曰：「戴月披星，終非了局。」使君自有頰，唐宴何爲？天明而去。授黃末一力，主曰：「別後恐病，服此可療。」次日果有媒來，先詰女貌，答在妍媸之間，聘金幾何？約四五數，馬不難其價，而必欲一親見其人。媒恐良家子不肯，銜霞既而約與俱去，相機便。既至其村，媒先往，使馬候諸村外。久之來，曰：「諧矣，余表親與同院居，適往見女，望室中請，即偽為謁表親者而過之。恐足可相窺也。」馬從之，果見女子望室中，休于床，倩人爬背。馬趨過。

掠之以自貌誠如媒言及議聘並不爭直但求一二金裝女出閣
而益慮之乃納金并酬媒氏及書券者計三兩已盡亦未多費
一文擇吉迎女歸入門則昏皆皆駢項縮如龜下視裙底蓮船
盈尺乃悟狐言之有因也

異史氏曰隨人現化或狐女之自為解嘲然其言福澤良可
深信余每謂非祖宗教世之修行不可以博高官非本身教
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人信因果者必不以我言河漢也

○ 翩翩

羅子浮邠人父母俱早世八九歲依叔大業上為國子左廂富有
金緡而無子愛羅若己出十四歲為匪人誘去作狹和遊會有金

陵娼僑寓郡中。生悅而惑之。娼返金陵。生竊從遁去。居娼半年。床頭金盡。大為娼妹行。齒冷熱。猶未遽絕之。無何。廣瘡潰。晷沾染床席。遂而去。丐于市。人見輒逃避。自恐死異域。乞食西行。日三四十里。漸至邵界。又念敗絮膿穢。無顏入里門。尚趑趄近邑閭。日就暮。欲趨山寺宿。遇一女子。容貌若仙。近問何適。生以實告。女曰。我出家人。居有山洞。可以下榻。頗不畏虎狼。生喜從去。入深山中。見一洞府。入則門橫溪水。石梁駕之。又數武。有石室二。光明徹然。無須燈燭。命生解懸鶉。浴于溪流。曰。濯之瘡當愈。又開幃拂褥。促寢。曰。請即眠。當為即作袴。乃取大葉類芭蕉。剪綴作衣。生臥視之。製無幾時。摺置床頭。曰。曉取着之。乃與對榻寢。生浴後覺。

瘡瘍無苦。既醒摸之。則痂厚結矣。詰旦將興。心疑蕉葉不可着。取而審視。則綠錦滑絕。少間具餐。女取山葉呼作餅。食之果餅。又剪作雜魚烹之。皆如真者。室隅一罌貯佳醞。輒復取飲。少減。則以溪水灌盪之。數日瘡痂盡脫。就女求宿。女曰。輕薄兒。甬能安身。便生妄想。生云。聊以報德。遂同卧處。大相懽愛。一日有少婦笑入曰。翻小鬼頭快活死。薛娼子好夢。幾時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貴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風緊。吹送也。小哥子抱得來。曰。有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瓦窰哉。那弗將來。曰。方鳴之。睡却矣。于是望以款飲。又頽生曰。小郎君杖好香也。生視之。年二十有三。四綽有餘妍。心好之。剥果俟落案下。俯地假拾果。陰捻翹鳳花城他。

顧而笑。若不知者。生方恍然。神奪頓覺。袍袴無溫。自顧所服。悉成秋葉。幾駭絕。危空移時。漸變如故。竊幸二女之弗見也。少頃。酌酢間。又以指搔纖掌。花城坦然笑。謔殊不覺。知突。怔忡間。衣已化葉。移時始復。變由是慚。頽息慮。不敢妄想。花城笑曰。而家小郎子。大不端好。若弗是醋葫蘆娘子。恐跳迹入雲霄去。女亦哂曰。薄倖兒。便值得寒凍殺。相與鼓掌。花城離席曰。小婢醒。恐滯腸斷矣。女亦起曰。貪引他家男兒。不憶得小江城啼絕矣。花城既去。懼遺請責。女卒晤對如平居。上無何。秋老風寒。霜零木脫。女乃收落葉。蓄旨御冬。頽生肅縮。乃持襪。擬拾洞口白雲。為絮。複衣著之。溫煖如綿。且輕鬆。常如新錦。逾年生子。極惠。

美日在洞中弄兒為樂。然每念故里乞與同歸。女曰：妾不能從。不然君自去。因循二三年。兒漸長。遂與花城訂為姻好。生每以叔老為念。女曰：阿叔臘故大高。幸復強健。無勞懸耿。待保兒婚後。去住由君。女在洞中。輒取葉寫書教兒讀。兒過目即了。女曰：此兒福相。故放入塵寰。無憂至。甚。未幾兒年而花城親詣送。女曰：華收至。容光焰人。夫妻大悅。舉家譙集。翻曰：扣釵而歌曰：我有佳兒。不羨貴官。我有佳婦。不羨綺紈。今夕聚首。皆當喜懽。為君行酒。勸君加餐。既而花城去。與兒夫婦對室居。新嬾孝依。膝下兒如所生。又言歸。女曰：子有骨。終非仙品。兒亦富貴中人。可携去。我不俟兒生。新婦思別其母。花城已至。兒女悲泣各

滿眶而母慰之曰暫去可復來。翻乃剪葉為馱，令三人跨之以
歸。大業已歸老林下，意極已死，忽携佳孫美婦歸，喜如獲寶，入
門各視所衣，悉蕉葉破之絮，蕉葉騰去，乃並易之。後生思翻，偕兒
往探之，則黃葉滿途，洞口路迷，零涕而返。

異史氏曰：翻之花城，殆仙者耶？餐葉衣雲，何其怪也。然曠怪
誹謔，狎寢生雜，亦復何殊于人世。山中十五載，雖無人民城郭
之異，而空迷洞口，無迹可尋，睹其景况，真劉阮反禪時矣。

黑獸

聞李太公敬一言，某公在瀋陽，宴集山巔，俯瞰山下，有虎啣物
來，以爪穴地，瘞之而去，使人探所瘞得死鹿，乃取鹿而掩其穴。

少間，犀導一黑獸至，毛長數寸，虎前驅若邀尊客。既至穴，獸眈眈，導伺虎探穴，失鹿戰伏，不敢少動。獸怒其誑，以爪擊犀額，犀立斃。獸亦逐去。

異史氏曰：獸不知何名，然問其形，殊不大于犀，而何延頸受死，懼之如此，其甚哉！凡物各有所制，理不可解，如獮最畏麋，豕見之則百十成羣，羅而跪，無敢遁者；凝睛定息，聽麋至，以爪徧揣其肥瘠，肥者則以片石誌頭，項猶戴石而伏，悚若木雞，惟恐墮落。獮揣誌已，乃次第按石取食，餘始開散。余嘗謂貪吏似獮，亦且揣民之肥瘠而志之，而裂衣食之而民之戰耳。聽食莫敢喘息，蚩之之情，亦猶是也，可哀也夫。

番僧

釋体空言在青州見二番僧像貌奇古耳綴隻環被黃布鬚髮
鬢如自言從西域來聞太守重仰謁之太守遣二隸送詣曹林和
尚靈齋不甚禮之執事者見其人異松款之止宿焉或問西域多
異人羅漢得母有奇樹舌其一輒然笑出手于袖掌中托小塔高
裁盈尺玲瓏可愛壁上最高處有小龕僧擲塔其中龕然端立
無少偏倚視塔上有舍利放光燦耀一室少間以手招之仍落
掌中其一僧乃袒臂伸左肱長可六七尺而右肱縮無有末
轉伸右肱亦如左狀。

李司鑑

李司鑑永年舉人也。于康熙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打死其妻李氏。地方報廣平，行永年查審。司鑑在府前，忽于內架上奪一屠刀，奔入城隍廟，登戲台上對神而跪，自言神責我不當聽信奸人在鄉堂顛倒是非，着我割耳。遂將左耳割落拋台下。又言神責我不應騙人錢財，着我割指。遂將左指奪去。又言神責我不當姦淫婦女，使我割腎。遂自闔昏迷僵仆。時總督朱雲門題恭草稀究擬已奉俞旨，而司鑑已伏冥誅矣。

抵救

五殺大夫

河澤暢體元字汝玉為諸生時夢人呼為五殺大夫喜為佳兆及
遇流寇之亂盡剝其衣夜閉置窻室時冬月寒甚暗中摸索得
數羊皮護體僅不至死質明視之恰符五數啞然自笑神之戲
已也後以明經授雒南知縣畢載績先生志

夢別

王春李先生之祖與先叔祖玉田公文最好一夜夢公至其家
黯然相語問何來曰僕將長往故與君來別耳問何之曰遠矣
遂出送至谷中見石壁有裂罅便拱手作別以背向罅逡巡
倒行而入呼之不應因而驚悟及明以告太公敬一旦使備吊具
曰玉田公捐舍矣太公請先探之信而後吊之不聽竟以素

服往至門則提籥掛矣。嗚呼。古人于友。其死生相信如此。喪與待巨卿而行。豈妄哉。

蝥龍

於陵曲。銀臺公讀書樓上。值陰雨晦暝。見一小物。有光如螢。蠕而上行。過處則黑如蚰跡。漸盤卷上。卷亦焦。意為龍。乃捧卷送之。至門外。持立良久。蠖曲不少動。公曰。將無謂我不恭。執卷送。仍置案上。冠帶長揖送之。方至簷下。但見昂首乍伸。離卷橫飛。其聲咄然。光一道如綫。數步外面。首向公。則頭大。于窠身。數十圍矣。又一折。反霹靂震驚。騰霄而去。回視所行處。蓋曲上自書笥中出焉。